瓛齋集 卷之六七

瓛齋先生集卷之六

潘南朴珪壽瓛卿 著
弟瑄壽溫卿 校正
門人淸風金允植 編輯

獻議

憲宗大王祔廟時眞宗大王祧遷當否議

今此廟祧之議實爲我憲宗大王祔廟而發惟我聖上承憲宗之統當躋祔憲宗之日由憲宗而上溯五世故眞宗大王當祧謹按正宗大王卽位之初教曰宗統大繼序重雖以孫繼祖以弟繼兄祖與兄當爲禰竊詳聖

意以繼統爲重而不以倫序爲拘令我 聖上之處斯禮也亦不拘倫序而以繼統爲重則豈非近法 文祖之道乎蓋宗廟昭穆限以四代先君陞祔於下則四世以上不得不祧遷雖倫序繼統或有參差未嘗不以先君爲禰誠以莫重者傳世之大統也莫嚴者有限之廟制也故當祧遷之際在倫序則親或未盡而在廟統則世數已盡於是乎義有所不得不伸而情有所不得不屈者由於非祧遷則先君無以入禰廟非禰廟則無以奉先君故也凡此義理已有先儒斷定之論矣夫廟祧變禮自昔聚訟而紛紜之議不過原於同昭共穆不拘室數之說然此無經傳明文特出於賀循之株守

已見孔穎達曲解左氏之筆耳設如其說擬之於兄弟繼立之先君同昭而奉于禰廟則猶得在於昭穆四廟之內也先君本既父子傳世自成一代而時君或以兄繼之或以叔繼之乃以此說擬之則雖欲同昭莫可行於時君之世雖欲容主代必歸於昭穆之外卽因廟數已滿原無可奉之地位次下增有失陞祔之禮故也情禮俱失進退無據由前之說尙已見斥於正論由後之說益見其窒礙而不通政是今日之所不得援據者也若論歷代已行之典及夫本朝故事則漢晋廟制不合於古皆不足論其在唐之宣宗皇明嘉靖之初觀乎九廟所祭之主則莫不以先君爲禰惟我 世宗三年

祔 定宗而祧 穆祖時則 太宗方在上王位 宗廟之
禮 上王主之是 太宗以禰廟事 定宗也 宣祖之祔
仁宗于文昭殿也 仁宗爲先君之兄弟故雖從議者之言
行同昭之制而先正臣李滉猶持正論欲遷 睿宗一位
睿宗於 宣廟爲高祖此係原廟之制非如宗廟之重而當
時大儒之說如彼夫豈不念高祖之爲親未盡乎其於廟祧
亶以繼統爲重可以知矣其當 顯宗朝祔 孝宗于 太
廟而 仁宗始與 明宗並祧于時先正臣宋時烈疏陳
仁祖祔廟之時當先遷 仁宗今日又遷 明宗是爲得禮
之正由是論之 仁宗之未及先祧蓋緣其時之未遑殊非

禮制之當然矣抑或不然竊以爲猶據同昭之說莫改已行
之典也非是不論昭穆之如何輒但有祔而無祧也伏惟
殿下之於 憲宗大王承統之重實同於繼體饗廟之禮莫
嚴於尊禰況復 正廟聖教炳如日星先正定論昭載史乘
在今日祧祔之節恐當有定禮矣臣末學禮猥忝 詢問妄
論鉅典不勝惶汗惟願 聖明博採衆議務歸至當焉
魯川因祔廟議援据經典堦不可易昔段茂堂先生作明
世宗論以公羊臣子一例一語爲主反覆數萬言足以息
聚訟之喙而後學多駁之豈知東國士夫能言之而其國
能决從之哉然則箕子遺封有人矣夫有人矣夫

沈仲復曰祔廟一議尤爲有功名教漢儒重公羊春秋而臣子一例一語定陶之議諸儒未能堅守師說宋明又無論已此議一出可以息異說之喙而定千百年之獄豈徒以文爲哉盥讀再三不勝心服

黃緗芸曰祔廟議準今酌古義正辭嚴惜有明爭大禮人見不及此

梣溪曰祔廟議禮義明正可爲千古廟制之定案馮沈黃三君之評的確有據矣尤齋宋文正公之䟽 仁明二廟當先後祧之者欲正前日同昭穆之失然此議所云猶據同昭之說莫改已行之典非是有祔而無祧即當時實事

也今或以 孝宗不祧 仁宗謂不遷高晉爲我朝典章
不知仁明同昭穆已在宣祖之時妄爲之論稍有知
識之人亦從而信之吁可慨也

廟社大享誓戒肄儀移行議

廟社永寧殿大祀誓戒肄儀之行於議政府禮曹乃五禮儀
定制也國之大事祀典最重 聖朝制作必皆援據經傳師
古而爲之謹按周禮太宰職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享
先王亦如之春官職曰太史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
而恊事今誓戒肄儀之行於政府禮曹葢本於是矣又按歷
代禮志通考等書誓戒之必行於尙書省中書省唐宋以來

莫不皆然誠以統職聯事之地宜與百官有司震肅潔淸邀福于大神祇也今若就行於　廟社大門之內則位次陳設旣多偪側且於行祀之前恐有瀆擾之失甚非所以致嚴廣敬之義也傳曰君子大復古重變古臣愚於五禮儀定制之外不敢質言惟願　博詢而裁處焉至若皇壇儀節盖有出於不得已者恐不當援引矣

萬東廟儀節講定議

聖人緣情而制禮故合乎人情則可以義起是惟　王朝之設大報壇而先民之建萬東廟也廟以祭之寔在於壇祀之前而海左遺黎感激乎罔極之恩寤寐乎風泉之悲所以有

義起之舉今玆重建之後遂將爲 王朝祀典比前日士民私祭甚盛事也夫旣爲 王朝祀典則節文儀物宜若有增崇於士民之私祭故宗伯之愼重在此而至請 下詢矣雖然郊祀之繭栗陶匏所以致敬於尊莫尙也明堂之茅茨蒿柱所以昭儉於貴莫尙也昔在建廟之日凡百禮制皆出於先正之遺意大儒之熟講其於致敬昭儉靡不酌古引經簡而得中今無庸有所增損而一遵前規恐爲允當惟其祝式與時日不無更加商確 王朝之祭旣行於大報壇矣今於萬東廟又設一祭則不可不陳明其別有精義宜以據一國士民之情伸百代無窮之慕爲擧𥜥祀特薦芬苾之意另製

祝文遵式永用以明廟祭之爲士民設恐不可已如其不然既祭於壇又祭於廟於昭皇靈將何以降監其再祭之精義乎前日廟祭行於季春季秋而今既爲　王朝祀典則一依大報壇定禮只行每歲一祭其在祭不欲數之義尤爲謹嚴而謹按大明會典建歷代帝王廟歲以春秋祀聖帝明王其子午卯酉各祭陵寢之歲則停秋祭蓋不欲疊祭而瀆祀也大報壇大享既在季春今若援引會典定制萬東廟祭享定以季秋行事庶無疊祭之嫌而允合從周之義恐未知何如矣故相臣文敬公鄭澔倣朱子虞帝廟迎送神詞有所製二章而行用於廟祭已久辭旨慼慨聲韻鏗瑲今亦依前因用

恐好則樂舞備禮本不必論祭官之差送守令服色之應用

祭服事體當然而餘外節目自可推類以簡爲貴以約爲敬

惟願博詢裁處

附錄祝式 有前前大提學製進之命甲戌九月日

神宗顯皇帝位

澤流東服地久天長慰玆遺黎虔奉馨香

毅宗烈皇帝位

義光日月恩深滄溟于今遺民感激涕零

清錢革罷後措畫救弊議 甲戌正月十三日上殿啓

清錢通用葢出一時權宜而七八年來流出既多錢賤物貴

自然日甚貧富俱困民情遑急而終不敢遽議當廢者誠以京外公貨皆是淸錢之委積則一罷之後莫有充補之策而都歸無用之故耳今者乾斷廓揮不計帑藏之如何一朝革罷閭令之日婦孺髦倪懽聲如雷此誠往牒所罕之盛擧也然而公貨則竟無需用之資民財則未見流通之利此爲目下切急之憂也民間貨路流通無滯然後公家需用漸有灌輸之道矣如欲貨路之流通莫如任其自然如其不然而物之出入或爲之拘執價之高下或爲之操縱則小民之情計較利害轉褱疑懼而交易之道從而不順古人所云愼毋擾市此之謂矣臣謂申飭京兆五部毋或糾察操縱於物價交

易之際至於刑曹與捕廳之關涉市廛賣買本非職掌無復侵官越俎之意幷爲申飭何如

錢與物輕重貴賤必得其平然後不爲民國之害自昔已驗之跡不暇悉數而論矣今玆淸錢之弊極甚於近日者蓋有其故甲子以前許令富民私備物力設爐鑄錢而納稅於官謬稱公私兩利而濫惡之錢遍滿國中物價騰踴此爲病祟而設爐之民未嘗不乘時得利及於近日此輩刁竪牟利之徒揣度淸錢之爲民大患必將廢罷而妄生利慾輒以鑄錢然後公私兩利之說綢繆唱和而煽惑小民轉相傳播則未有令甲而咸謂淸錢必罷以此之故百物不通交易遂絕到

今淸錢既罷之後此輩以爲得計必欲售開鑄之私利流布之說紛紜未已此是亂法壞綱必誅無赦之類也開鑄可否最宜審愼萬一輕擧此事則其爲民國之病必有不勝言者不可不嚴加隄防分付京兆如有譸張鑄錢之說眩惑人心者必殺無赦之意使之揭付坊曲何如

今此廢罷之淸錢卽一無用之物也民間之破碎鎔銷歸於器什固當任其自然而至於官庫之充積者如有一分變通之道不妨試可乃已矣每於年使別使之行盤纏雜費之京外除給其數不少而換作銀貨亦爲夥多今若以淸錢除給以爲入北之需彼錢則還歸本處歲有所減我錢則自在官

庫歲有所剩此爲可試之事而第其錢銀折價之如何輸載耗費之如何非通曉慣習於灣柵事情者不可臆料而懸斷領相方帶譯院都提舉矣博採可否於解事譯員俾爲稟處之地何如

沁都兵餉措畫議

夷情叵測來去無常關隘防範不可少忽每當倉卒徵發莫如置兵增戍則兵餉措畫係是急務今此排歛田結之照例三手糧寔出萬不得已矣僉同之論無容他見而猶復特慮民隱有此廣詢廷議誠不勝欽仰攢頌邇來結役征斂之浮高於正賦之外者年加歲增邑異規而道殊科民力之竭久

切有識之歎今若查正其冗瑣名目可減者減之可革者革之頓省前日之繁重則斗米之充補兵餉尤當踴躍爭先而頌聲作矣

疏箚 辭職例疏皆不錄

請設局整釐還餉疏

伏以臣猥膺 簡寄承 命南下按治亂民之獄講究勘逋之方其事至愼其務不輕而材識庸鈍僨誤是懼夙夜踧踖靡敢自安惟是辭 陛之際 飭教鄭重到境之日 恩綸曠絕臣於是宣布 德意對揚 明命思欲自效於萬一者罔非 寵靈是憑辦理有賴而逋案獄讞粗具端緒今纔次

第登聞查按之際曠費時日至承 問備而又此稽滯益不
勝悚惶之至仍伏念今者晋州事變實是前代之所未聞也
驕兵悍卒刼將帥而稱亂者則有之惡少奸人害長吏而爲
賊者則有之此皆衰季之世敗亂之跡也安有 聖明在上
綱紀無失懷保小民德敎日隆而隴畝襏襫不安其分相率
而干紀敗常如此之甚者乎特其窮蔀冤憤之發實非萑苻
嘯聚之勢則政所謂得其情哀矜而勿喜者也雖然人心易
動難平者事耳臣每中夜以思爲之寒心自臣到晋州按事
以來聽聞所及大抵可駭右道之如丹城咸陽居昌星州善
山尙州開寧左道之如蔚山軍威比安仁同等邑莫不羣起

胥動尋事作鬧或遮擁官長强求租賦之減額或敺逐椽吏攫奪糶糴之文簿甚者殺人放火打家刼財奔騰隳突無復顧忌其有間於盜賊之聚散無常者無幾矣彈壓鎭服方賴道臣之措處而量其情犯之淺深事體之輕重如開寧民變亦旣不得不登聞臣方馳往按查而際玆 宣撫恩綸特降自天哀痛惻怛孰不感泣從此不靖之徒亦將帖息奠安而凡民延頸之望於是乎益切矣嗚呼斯民也卽惟我 祖宗列聖辛勤鞠養之赤子而以付我 聖上者也胡爲乎一朝自陷於不義而甘作 聖世之亂民若是之悖也此其故必有由焉此輩之所藉口而煩冤者卽不過三政之俱紊而若

其剝膚切骨遑遑焉不保朝夕惟是還餉之弊居其最耳今
夫還餉之爲劇弊非一邑一路之患也卽八路之所同然而
擧國之所深憂也國計之所以耗竭民生之所以困瘁夫人
而能知之夫人而能言之臣不暇張皇臚陳而臣於頃歲忝
叨持斧 恩命粗窺嶺邑利病糴法之廢壞紊雜已不勝言
今者重來嶺外中間八九年所而營邑之俱敗吏民之胥溺
尤非前日之可比此豈獨嶺南爲然哉一方之推而諸路之
益甚一日又可知矣古昔之良法美規而民國賴之者乃今
作厲民之階病國之祟而莫之叟革莫之救藥守令而莫之
如何方伯而莫之如何因循姑息苟且挨過沿襲百弊滋蔓

於其中凡厥條目細節夏僕難數而第論目今通國之倉餉無往非徒擁虛簿耳臣今留滯晉州試舉耳目最近者言之晉州虛逋既有查啓專論而丹城縣者晉隣之斗大殘邑也戶不過數千而還餉各穀爲十萬三千餘石赤粱鎭者晉境之彈丸屬島也戶未滿一百而還餉各穀爲十萬八千九百餘石驟而聞之其虛謊孟浪夫豈近於事理哉如此之類到處同然嗷嗷睊睊靡所底定郡邑充補之方都是違經害理之說朝家蠲蕩之恩又豈隨聞輒施之事只是受病者吾民而已重困者吾民而已方當昇平無事之時尙存蠢動並興之擾萬有一水旱極備而論賑濟之資疆場有事而發儲胥

之蓄又豈可臨時倉猝操虛簿而責急於斯民者哉土崩之
勢卽在俄忽思之及此得不凜然夫法之善者未嘗無弊惟
在乎損益因革隨其時而得其宜耳凡玆還餉之至此久爲
有識之竊歎而卒莫有改易更張之舉者誠以其事至難而
其政至大也事物之理極而必變窮則必通安知不有待於
今日乎國家之有大典章大議論乃或置司設局集衆謀而
採羣策講磨商確以求至當宋明以來往往如此其在本朝
亦有設都監時盖欲專理此事不以他務而撓奪究竟乃已
不致荏苒而停閣故耳臣愚竊以爲還餉整釐方略宜及此
時別開一局揀選委任悉具條理詢訪之遍及於遐疎折衷

之終就於老成自是次第節目而遠溯前代之得失傍照中國之利弊巖穴經綸之說非無可採而廊廟石畫之論必有定見則或宜仍舊而修飾或可師古而增損講究一副可行之良規而討論潤色爛熳周詳然後舉而先試於一道次第通行於諸路夫如是而積弊終不能袪生民終不得安臣未之聞也廼者大臣筵白申禁加作移貿饕謬之弊博訪耗穀經費蕩補之方遠邇傳聞大小聳喜第伏念詢弊於方面大吏問計於列邑令長從前斯舉非不屢矣而救時權宜或難與議於經遠隨處牽補或未起見於淸源每多掣礙迄無施措而輒患經費大絀無策可展憂歎而止耳議論而止耳至

如加作移貿之禁亦何嘗不嚴且重矣而前後因襲乃如彼乎臣所謂特設一局專理此事者誠恐其因循姑息荏苒停閣又復如前日而止故耳噫閭架稅陌爲涇卒之呼譟青苗助役致金寇之憑陵 國朝之有還餉其法本美其效甚大豈可與前代之秕政謬計比而論之顧今日末流之弊乃有憂虞之不可忽者臣非敢故爲狂妄之言以動 聖聰也默察於經變之民情周諮於按事之餘暇私憂過計誠有耿耿焉不能自已者北望 宸極繞壁不寐聊陳譾愚之見以備蒭蕘之擇伏乞 聖慈穆然遠覽而加之意焉臣無任云云

右副承旨違召後自劾疏

伏以臣向奉使 命按事嶺邑斷獄勘逋多費時日自愧匪才恭俟 威罰及於奏讞之日大臣之言以爲要囚服念縱曰旬時獄老生姦在所當念且其論斷過存惟輕請施刋削之典臣之辦理稽緩無所逃罪而乃蒙 聖主知臣鈍滯縱昧通變之宜 諒臣詳審庶無出入之失七四之竟付次律鉅逋之悉得淸帳凡臣論奏靡不曲 從夫罪其人而用其言帝王之盛節也身雖廢而言則行人臣之至榮也臣方攢頌感激沒齒無恨而況復薄 譴旋敘 恩除荐降惟當竭蹶趨膺何敢逡巡違慠第臣向來屢遭人言多出於常情事理之外方臣之承 命南下也私心忖度以爲大嶺以南古

所稱君子之鄉也寬柔之教禮讓之俗嘗爲諸路之稱先而
不幸民擾起於此地宜其士夫則以爲羞恥父老則以爲憂
歎雖彼興擾之類當場肆惡縱緣愁怨之故向後追惟豈無
愧悔之心憑仗 威靈宣布 德意得其情而平其獄庶幾
其無甚難也豈意臣到晉州曾未旬日諸處民變相繼並發
晉獄方張彼亦聞知敢肆怙終之勢全無懲畏之色其爲駭
惡痛惋大違臣前所計料而某邑某郡之如器將傾朝夕欲
動者騷訛虛實亦復非一顧臣所司者按法之職也所治者
亂民之事也雖無折萌弭亂之策事在省內豈可閉戸袖手
恬然而不之問乎此臣所以行關列邑揭示士民父老而欲

以激切之辭發其羞惡之端警動之語起其怵惕之心望其互相戒告無陷大戮臣之用心亦已苦矣夫何一輩人等橫加無倫之謗謂之以誣衊士林先輩者有之謂之以辱及父兄長老者有之朋興胥動吽呶紛放而以彼之說奉之爲士論咎臣以層激者又有之臣誠莫曉其何謂也凡臣所論責者悖類之父兄也此何關於士林乎所厚望者讀書之君子也此何傷乎士林哉彼之言者如之何不自處以讀書君子又不以讀書君子處其父兄而乃詬厲噴薄替悖類而訟父兄乎不意其不解文字自誣自辱一至於此此實一路士林之恥也若其稍欲自好粗識事理者皆應辨之早矣臣何足

多辨哉雖然發之者臺章也繼之者聯疏也加之者繡論也可謂拳踢陵踏體無完膚遭羅罔測孰甚於此忠信之不足以服人威明之不足以鎭物臣之無似固不足道而乃所委畀者 寵命也所承行者 王章也藉使號令之間或有抵觸豈容喜怒之私輒加侮蔑無所顧憚而悖詈醜詆之辭交發於公車極意抉摘而吃飯啜茶之費乃塵於 淸鑑瀆擾褻越有如彼哉臣之溺職辱命胡爲而至於此極也自悼自訟猶屬臣私有臣如此赦而不誅則綱紀不可以復振 命令不可以復行臣雖無狀何敢僥倖逭免耽冒 恩榮而獨不念主威之日輕朝體之日卑哉况臣查逋之案彌著僨誤

之狀鄭完默之不犯公錢歸之修廨所費朴承圭之還納移貿謂在移任之前一則曰明有下記一則曰文蹟昭然次第因道臣之枚報大僚之轉奏莫不澌雪伸白以爲曾無所失人旣無失而枉被論勘則誤查之咎臣宜自引陷人之罪臣所不免只緣臣之村野固陋不通世務執跡論人妄及於此耳雖然修葺鎭將之廨舍虛添列邑之倉逋遍攷律令終無所許劄其明有之下記本非勘合之左契則鄭完默之初無所犯臣之所未曉也朴承圭之　王府納供始則曰適又移職未及還納繼則曰遞去之後錢在本邑質言丁寧盛辭張皇無非留錢該邑之說而今乃曰移任前還納文蹟昭然審

若是也何苦而不早自辨明於置對之日乎此又臣之所未
曉也莫非臣庸愚淟劣而致此紛紜參差之事顧臣罪負愈
往而愈難貰矣伏乞
聖明亟命士師議臣之罪以警具僚
以警將來臣甘罪爲榮萬萬無恨云云

辭藝文提學疏

伏以光陰流駛 孝文殿成事奄過仰惟屛楣皇瞿益復靡
逮日吉辰良 廟謁禮成 聖慕克伸羣情胥悅仍伏念臣
樗散之材不適需用瓠落之質轉至衰朽念己冷於仕進分
粗甘於家食直一酸寒老措大耳豈意 初元特達之簡乃
垂不世曠絕之 寵陞之以卿秩處之以邇密每一聞 命

彌切兢惕曾未幾日旋叨講官之銜是必風裁端亮輔導
君德者乃可而臣非其人也博通經史論思廈氈者乃可而
臣非其人也資崇館閣素儲英譽者乃可而臣非其人也簾
陛承教惶汗浹背 香案叨對 龍光遍體顧問之下何能
有絲毫仰補退而踧踖不省措躬之地又未幾日文苑 除
旨有隕自天臣於是震越慚懼不自知其死所矣知哲圖任
明王之盛節也際會風雲人臣之至榮也惟我 聖上庶政
鼎新萬物咸覩濟濟百寮靖共爾位臣之受 恩適遭此時
彝性所具豈不願聯武翺翔而進乎然膏雨普潤而臣之被
澤爲獨隆江河同飮而臣之充量已太過聯翩 華誥偏萃

一身計其日月不過三改朔耳雖古之大器大受者尙可以爲憂况臣單子之跡謏薄之才其疾驟若是而無顚蹶之患乎其滿盈若是而無傾覆之灾乎此臣之不敢進者一也且國之設此官爲掌詞令也春秋之世其所以草創之討論之修飾之潤色之者必要四賢之手各盡所長雖有才藝不得以兼總之詞命之綦重蓋如此焉故唐宋以來如陸贄之於翰苑歐陽修之於內外制其邃學鴻文昌明黼黻卓然爲一代瓌望然後居之夫文者文言所謂修辭是也臣見識椎鹵學術空疎於修辭一事本不能擬議特以古文一派爲家世相傳故人或疑臣略有擩染庭訓然童年荒嬉白首無成忝

墜先業常所愧恨功令時文素無兎園之工駢儷翰藻並乏
蟲篆之技尙何以載筆　明廷演絲綸而颺典冊乎徒貪美
官而隳其職强冒虛名而鮮其實卽自欺也自欺不已至於
欺人欺人不已至於欺君臣子之大罪也臣若掩護已短顧
戀好爵揚揚靦膺則是欺　殿下也寧不大可懼哉此臣之
不敢進者二也屛伏多日左右思量祈免一念如縛求觧今
伏奉　景慕宮酌獻禮祭文撰進之　命庚牌儼臨尤增悚
蹙茲敢悉暴衷懇款於　慈覆之天伏願　聖明俯賜鑑諒
仰稟　東朝劃鐫臣所帶之職俾　熙朝用人必適其器微
臣受任不逾其分不勝至祝臣無任屛營祈懇之至

請還寢萬東廟停撤疏

伏以臣於向日伏讀我　慈聖殿下傳教下者以萬東廟扁額移揭祭享停止事十行敷示反覆惻怛首述　孝廟君臣秉執之大義次叙皇壇饗祀禮儀之隆盛而匪風下泉之思日暮途遠之痛悽傷慷慨一字一涕殆令忠臣義士奮袂而起至若歎廟貌之荒凉疑壇享之疊設尤可以仰見　大聖人尊周之誠議禮之精也第伏念禮有萬世不易之禮有一時義起之禮苟合乎天理人心之正則始因一時之義起終可萬世而不易雖聖人復起惟以天理人心之合不合爲斷耳制度代殊沿革靡常享或有可撤而惟天子之享不可撤

也廟或有可毀而惟天子之廟不可毀也以陪臣而享天子
于廟固義起也然一享之後則爲萬世不易之禮而遽然中
撤其於天理人心之合不合恐未知何如也蜀人慕昭烈之
義一體君臣之祀杜甫美之楚民懷昭王之德一間茅屋之
祭韓愈哀之南軒張氏之莅州也立虞帝祠而祭之朱子有
表章之文是皆義起而不易者也竊惟萬東廟之不忘明室
昭揭大義亦猶此意也臣請舉華陽建廟之緣起而略陳之
故相臣文忠公閔鼎重嘗奉使入燕得毅宗皇帝御筆非禮
不動四字先正臣文正公宋時烈斲其所居華陽石壁而刻
之故相臣文忠公金壽恒作詩以述其事時烈臨沒託於先

正臣文純公權尙夏曰吾欲立廟以祀萬曆崇禎兩皇帝齎志而死君其圖就吾未卒之志尙夏與故相臣文敬公鄭澔承其遺意營建五架屋以紙牓祀兩皇帝此是甲申正月事也是時 肅廟以崇禎皇帝殉社之周甲愾然興懷思有以大報神皇之恩刱建廟之議詢及大臣故相臣文敬公李畬故重臣忠文公閔鎭厚乃擧奏華陽建廟之事曰士民之追思薦誠與國家祀典不同故只以簠簋各一籩豆各二春秋薦享而粢盛之供出於章甫私力若以屬公田民參酌劃給則亦可以表 聖上今日之心矣 英廟甲子故重臣鄭益河奏曰春秋享祀收合斗米於院屬苟且甚矣 聖教屢加

咨歎令道臣重修廟宇劃給免稅田二十結於是乎 列聖朝所以興感者深矣所以虔奉者至矣雖祀典不著於邦家香祝不降於京師而其實與皇壇並峙尊嚴之體肅敬之儀薄日星而齊崇穹霄壤而無弊嗚呼豈不盛哉神州陸沈九廟邱墟鍾簴已沒於烟塵衣冠無復乎月遊忌日攢宮曾見遺民之奠寒食麥飯久闕野老之薦於昭在天之靈無處憑依眷顧四海惟玆東國爲忠義之邦乾淨之土是廟之建寔在其初雲軿風馭必臨御於斯矣必降格於斯矣烝民之扶植義理者惟皇靈之賜也國家之享有福祿者亦惟皇靈之賜也嗚呼豈不重且大哉以壇廟之先後疊設 聖意有此

致愼而禁苑築壇之前華陽之廟已建矣其時朝家不以疊享有撤廟之議先儒不以私設有停祭之論是知壇與廟之同爲莫嚴之禮不刋之典明矣我 正廟聖教略曰環東土一草一木皆皇恩所被則雖家祭而户祀無所不可况今日中州化爲腥羶華陽之祀皇帝是無於禮而合於禮者也大哉 王言俟百世而不惑矣皇壇之儀槩據覲禮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故祼享之夕玉豆雕簋軒懸佾舞左右鏘鏘昭明焄蒿足以上交神明而若夫空山淸肅之中一炷香烟升于白雲鬱結於巖崖御墨之間洋洋陟降之靈於此乎於彼乎庶幾顧歆而無射也詩云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殆是之謂也是知壇廟疊享無黷於祀典有合於求神可不念哉且我國典章一遵皇明之制謹按洪武六年旣建歷代帝王廟于京師二十六年又命聖帝明王載在祀典者其各處廟宇每年定奪日期或差官往祭或令有司自祭禮部悉理之明朝之帝王廟京外疊設之證有如此矣可不法哉臣於年前燕使之行謁孝定李太后孝純劉太后遺像於慈壽長春二寺香火寓在緇徒而漢人朝士莫不虔恭歔欷而瞻覲者以二太后爲神毅二皇之母后也嗚呼皇明之深仁厚澤尙今不沫天下士大夫之心於乎不忘有如是焉況我東方　君臣上下受天地罔極之恩揭日

月爭光之義彝性所同亘萬古而不泯者乎今於數百年虔
享之餘一朝無故而停撤則臣恐皇靈或有所不安人心或
有所滋惑臣愚死罪歷日怔營謹考彝章玆敢冒昧陳懇伏
乞 聖明淵然深思仰稟 東朝將臣此疏 俯詢大臣使
王朝大典禮務歸至當以光 聖德以彰大義天下國家
幸甚

辭特加正憲疏

臣於本月十二日祗奉 恩命以臣營將佐暨地方官殲除
舶匪特施嘉獎資級之增璽書之褒至及於臣身一營動色
歡呼踴躍而臣之惶愧慙恧益不知措躬之所也伏念臣猥

以非才冒膺重藩雖尋常文簿按例期會者猶僨誤之是懼不意夷船溯江闖入此是前所未有之事也始則强求交易繼又堅要入城一日二日漸次前進由外洋而入內地乘漲潮而抵外城臣非不知憑仗　威靈一舉誅滅之爲快而仰體我　聖上柔遠之化好生之德拒之以法禁諭之以事理優糧餼而賙急屏威武而不用開示生路使卽退去者不啻再三而憪然自大特其船械之堅牢銃砲之精猛黠謀悖舉益肆跳踉甚則刼掠過江之商船拘執佩印之將官於是一城軍民擧懷憤鬱不令而咸集不皷而競進丸矢亂發聲勢相助莫不拚死生冒危險必欲屠夷而乃已上下要害之防

捍畢竟火船之延爇以至薙獮無遺種者皆出於此輩之奮
勇出義初非臣指揮節制之得宜則臣於是何力之有哉噫
彼不過蕞爾一箇船耳雖其舳柁固於城郭兵器毒於虺蜮
而其實則進無蟻子之援退絕兎窟之歸不異於自就死地
臣既不能承宣 德化撫諭以送又不能卽日討誅以昭國
威徒憑羣情之憤激以成一朝之僥倖左右失據 譴何是
俟今於施賞之日乃反首及於臣宜罪斯褒非榮伊愧然此
猶臣一身事耳其爲累 聖朝懋賞之典貽八方傳笑之資
豈細故也哉至若軍民之效誠竭力前後赴鬬者率多可酬
之勞而臣倉卒修啓不敢張皇陳情矣到今激勸之 聖恩

若是隆厚而使此輩獨抱向隅則亦臣思慮未周之致而益不能自安矣臣謹當分等具啓以俟 處分而凡臣所叨寵命亟 賜收還以安私分

辭大提學疏

伏以國家之所宜慎惜名器爲重人臣之所宜持守廉防居先不甚慎惜輕舉而授之不甚持守冒進而膺之將何以礪世磨鈍亦何以籍手事君上下俱失諒非細故臣之干冒威尊再控衷懇非直爲臣私分而然也屏伏以俟 兪音終靳縱念感恩怵義趍走爲恭而踰分之寵神明所忌匪據之戒聖訓孔昭臣之去就轉益惶隘矣持衡文苑臣非其人顧

何敢妄論文術雖然竊嘗聞之爲文之道有二焉葢有經世之文有需世之文博通典籍貫穿百家根經據史考古證今經綸浩汗富有著述坐而言之起便可行此所謂經世之文也無廊廟山林之別而有才有學有其識者以此名家曾多有之至若掇羣言之精英漱六藝之芳潤抽陸離爾雅之筆振渢融和平之音黼黻黑白絺綉而成章管絃絲竹迭奏而協律藻思泉湧雄辯河決敏給則立馬而一揮九制贍富則染翰而頃刻萬言以其酬接萬事應用不窮故謂之需世之文而館閣需用以此爲先臣於二者無一能焉而濫叨之職又況需用是急則其將何所藉口而冒居是任哉臣之前後

受恩天高地厚頂踵毛髮俱非已有凡於任使之際苟有近似之實則唯當殫竭不擇夷險今玆仰首鳴號至再至三非敢依仿故事爲此飾讓也誠以捨其實而取其名非懋官之政也無其實而處其名非入官之義也官名以文而人實無文名實乖舛孰甚於此此又臣所云上下俱失諒非細故者也臣若一出而自試必見百疣之畢露何敢計在護短唯恐上累 聖鑑用是繞壁徊徨百回量度瀆擾之誅不暇復顧玆敢瀝血申籲伏乞 聖慈特賜鑑諒亟許鐫免回授可堪之人以昭天職之重公私幸甚云云

乞解內閣提學箚

伏以臣於日前蹙伏惶悶之中忽聞司烜之木鐸有警象魏之舊章方救念　君父震警之憂切臣子奔問之誠拚棄小廉倉皇顚倒徑入　脩門叩謝　文陛未暇顧逡巡之義內實懷踧踖之心及夫趨陪　前席　天語溫粹慰勉委曲至及於　兩朝之眷注　慈聖之倚毗臣之中腸頑非木石冥非豚魚安得不雙淚沾襟幾至嗚咽而失聲追念昔年　盛德不忘躬逢今日　君恩未報　天地父母臨之在上白首餘生惟願捐軀而　聖明教以無復巽讓賤臣對以不敢荐瀆誠以君臣之際感激惻怛生死夷險不遑他顧是乃彛性之所同得也臣於當日所値如此其非澒涊忘耻冐據匪據

又非量能度德挺身擔夯是必有恕其情而哀其志者也雖然慚汗浹背中夜繞壁辭免一事姑不敢言而惟望揮度幾時厚蒙聖主生成之澤矣第臣前所猥忝內閣之銜尚未蒙遞改之 命撰以格例不宜仍帶伏乞 聖慈俯賜鑑諒特命鐫免以安私分千萬幸甚

賓對上殿啓

臣非敢以大官自居而輒效登筵之奏矣然幸逢 聖明得借方寸則區區願忠亦何敢自外其獻芹之誠哉臣以講官横經厦氈十年于玆矣仰覩我 殿下聖學將就 聖志奮發日益進於高明廣大不勝欽頌攢祝而竊以爲學之爲言

效也效法聖人之道莫善於法祖宗惟我 殿下承 祖宗
之統踐 祖宗之位行 祖宗之禮所撫臨者 祖宗所遺
之黎庶也所守成者 祖宗所傳之寰宇也恭惟 列聖朝
盛德大業丕顯丕承式至于今垂裕無窮以基我萬億年靈
長之運今日 殿下求治之要豈不在於效法而繼述之乎
武王之達孝必稱以善繼其志善述其事傳說之論學亦必
日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就近日進講詩經言之雅頌諸
篇莫非追述先王之功德啓發後辟之興感今 殿下以繼
述爲志以成憲爲監如聞生民之疾苦則必曰昔我 祖宗
何以懷保如接郡邑之利病則必曰昔我 祖宗何以經理

有一事之疑難而必念　祖宗之施措當萬幾之浩繁而必念祖宗之憂勤其在燕閒之中如有悅耳目而娛心志者亦必曰我　祖宗亦有是否惕然警省對越監臨凡厥行政施仁用人處事之際必審乎大小緩急之別必慎乎公私義利之辨自然有合於　先王之志事無忝於　先王之成憲大公至正仁聞四達邦本固而民志定矣惟我朝立國規模正大光明凡諸治法政謨皆由經筵而出日三晉接討論經史正所以講究義理鑑戒治亂也是故講讀之餘登筵諸臣卽席奏事大官則建白而取裁儒臣則獻可而替否觀於朝講之規則治法政謨之由經筵出斯可知矣伏覩　殿下臨御

以來日開進講誠以禮貌之簡易召接之親近還有勝於法講故耳然而講讀音義計筭十遍 上有發問下有敷陳如是而止矣雖大官登對之日未必急務之禀裁庶事之評議則竊恐經筵講讀自爲一事治法政謨自爲一事如以民憂之目下緊關國計之久遠經濟隨事隨幾時賜詢問不嫌支離孰敢不仰體 聖意有補於 黈纊而惟我 聖上亦必樂此不疲一切治道自經筵出矣是乂法 祖宗之要道也伏願 殿下懋哉懋哉

賓對上殿啓

今年卽惟我 太祖大王定鼎漢陽之舊甲也創業垂統啓

佑我 後王後民式至于今甲戌凡八回矣而亦粤我 英
宗大王 誕降之舊甲三回矣 太祖大王聖德神功巍巍
蕩蕩寳籙靈長流澤熙洽 英宗大王久道化成厥享國五
十餘年郅隆之治比侔三代葢敬天勤民卽我家傳授心法
也竊伏念敬天之實在乎勤民勤民之要在乎節儉臣嘗奉
玩 太祖御筆淑慎翁主第宅 賜劵乃不過草舍三十間
於乎盛哉節儉之德高出百王而 英宗大王衣襨不用紋
緞輦輿不用金銀丙寅辛巳皆有 聖教以敦樸爲先務以
裏保爲一念自天佑之民殷物阜亨有多福壽考作人至今
遺澤浹人肌髓莫非節儉之化所由致也臣於向來講筵嘗

以龍飛御天歌之多有陳戒仰請 進覽而其卒章有曰千歲默定漢水之陽累仁開國卜年無疆子子孫孫聖神雖繼敬天勤民迺益永世今當 定鼎之舊甲重回 誕聖之熙運正是我 殿下對揚天休之日也興感於創業之艱難繼述乎節儉之 盛德以敬天勤民之實致迺益永世之效誠小民祈天命此之謂矣惟 殿下懋哉懋哉

賓對上殿啓

臣竊謂聖王礪世之具莫如崇名節以礪廉恥盖名節者非一朝襲而取之也必其平日砥礪其名行然後方能事君盡節故人主之所以興勸奬用將爲緩急之可仗 列聖朝之

培養作成者尤以名節爲重維持紀綱振擧風俗而惟是廉耻卽其修名節之要耳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孟子曰耻之於人大矣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雖以君相之交修言之伊尹之佐成湯也曰予不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成湯方修堯舜之政而伊尹惟恐其不克而爲愧耻則以成湯日新之工必有聖人知耻之勇孚格於上下況其建中于民無從匪彝者豈不以勵廉耻爲先乎此古昔聖王賢臣之盛德大節也朱夫子嘗告孝宗曰紀綱不振於上風俗頹弊於下惟得之求無復廉耻不復知有忠義名節之可貴其俗已成之後賢人君子亦不免習於其說大

抵習俗之膠痼專由於廉耻不修名節不講駸駸然至於莫可収拾之境則今當欲法堯舜之時紀綱風俗漸不如古其爲愧耻豈不甚矣乎夫浸灌以禮義之敎獎勵其卓異之行使之知所趍向在於導率成湯之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勵廉耻卽亦順其恒性克綏厥猷之義惟

殿下懋哉臣以無似備位三事無一分報效於成就

君德賛揚治化而竊祿尸位已踰半載中夜循省卽不免無耻之鄙夫耳今借方寸之地仰陳蕘說而其在勵廉耻之道臣宜早蒙斥退無至於徒言之歸惟伏冀劃賜鐫免以幸公私焉

賓對上殿啓

近日彗孛示警恒雨無節我 聖上惕然修省十行絲綸深察弊源痛禁奢侈申戒中外卽此施措得宜有足消弭氛祲矣第如臣無似備位三事燮理之化毫無裨補災異之見豈非厥咎惟願斥退以答天譴然猶區區愚衷不敢不粗陳蕘說庶備採擇竊以爲皇天無親克敬惟親則應天以實豈可以虛文爲哉聖王所以克享天心與天合德蓋其欽欽慥慥造次食息惟以代天理物作爲己分內事斯須之頃未敢忽焉則一政令一施爲莫不實心以出之實事以行之於是乎民蒙其福而自天佑之四海之內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咸囿

於太平仁壽之域降及後世所以事天敬天未免爲節文儀制之循行故常一遇災眚未嘗不恐懼警惕修舉一二弊政而踰時過境還復因循應天之以實以文其有不同乃如此矣人爲天地之心而人君之一動一念直與天通是故一念之善足以致景星慶雲一念之非足以致災眚氛祲一念之善民有終身而受其惠者一念之非事有海內而被其害者可不勉歟可不懼哉惟我殿下聖智天縱勵精求治仁民愛物至誠惻怛今若於一日之內試念八域民一日之事鰥寡孤獨窮迫無告者幾人矣水火盜賊殘害性命者幾人矣橫罹獄訟敗家失業者幾人矣抱枉懷冤無處伸白者幾人

矣扶携流離宛轉道路者幾人矣不堪征歛賣子鬻妻者幾
人矣官長貪饕不保田宅者幾人矣山採林樵虎食蛇噉者
幾人矣服勤南畝病于夏畦者幾人矣此皆 殿下之赤子
也以 殿下爲斯民父母之心其必丙枕靡安玉食靡甘憫
惻矜憐思所以拯濟而安頓之矣如欲拯濟斯許多生民安
頓此許多赤子 殿下其將何術以行之何道以治之以臣
愚昧百回思量終不能得其術得其道而爲 殿下陳之矣
無已則竊有獻焉 殿下臨御以來臣隣陳勉之言必曰人
主一心萬化之原此固千古不易之正論而 殿下之聞此
說亦已多且久矣安得不支離可厭同之於老生陳腐之常

談哉今臣所獻未暇敷陳斯言之爲千古不易正論而輒敢曰我 殿下必有拯濟斯生民安頓此赤子之心而必求拯濟安頓之術與道矣是惟在 殿下一心上耳誠若是焉則今日國計之耗絀不足憂也風俗之侈靡不足論也彗孛之爲眚行且自消而自滅矣惟 殿下之懋哉 謹按後公又奏曰昔唐憲宗時李絳爲相暑月引對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旰汗透御衣絳惶恐欲趨出帝曰朕宮中所對獨宦官女子耳與卿講天下事乃其樂也殊不知倦至今稱其盛美雖然在臣下安得不慮上體勞倦乎臣亦欲謹箚訖卽請退出矣方臣上殿司謁私語臣曰日熱如此謹箚外請無張皇敷陳大官 召接奏事繁簡此輩何敢左右乎事甚駭然請付有司論勘

乞解右議政疏

伏以 起感忠義 特拜闕廟 克詰戎兵 歷臨舘所盛

德在金順時行令都人士女欣瞻羽旄而臣以寒疾未能陪扈於鑾旗豹尾之間悵戀惶悶歷日未已伏念臣於日者冒陳衷懇敢恃 仁愛之天曲垂矜諒之澤及奉 賜批不惟未蒙 允許反邀鄭重 辭教惝怳震越靡所措躬凡臣所以鳴疏丐免豈敢占便宜爲身計而已哉嗟乎士生斯世世受涵育之恩躬逢熙洽之運雖在草野韋布孰不願致身明廷自試自效於百執事之列乎臣自就塾皷篋之初以至策名通籍之日立身事君之節尊主庇民之道其於昔賢之大業前輩之偉績歆羨乎竹帛傳記粗聞乎父兄長老於是乎發大心願思欲幾及縱云癡且妄焉而區區一念亦豈後於

人哉雖然當官盡職隨事殫誠可自期者臺閣是也經幄是
也字牧之任方面之責凡百有司之事皆可以矢心惕慮自
期其對揚報效不負夙志而至若三事大官不但愚臣之夢
想所不到也世間何人可能自期於平素哉臣本家世儒素
鍾鼎軒冕何曾是分所當得而憑恃 寵靈竊自意可幸無
罪及此一朝冒入中書凡耳目之攸及思慮之所發一事一
言初非平日之所講磨擬議則隨處生澀到底拘泥其爲疎
迂醜拙自不能掩始乃知此事勾當不可任書生俗士株守
一得而徒取黃卷陳腐之餘矣臣之不勝其任自分如此況
又衰病相仍萬難自力呈露醜穢悉暴前疏今不敢復事張

皇祇伏望早 賜鐫免投閒江湖飮水調藥庶可引年餘生歲月莫非 聖主賜也衷情懇迫攢手顒祝伏乞 聖明念臣職之不宜曠瘝察臣情之亶出惘愊憐之憫之 特許遞改以幸公私臣無任屛營祈懇之至

乞解右議政疏

伏以臣於日前冒昧陳章再申前懇伏奉 批旨若曰卿旣云尊主庇民之道嘗所粗聞夫中書之責只任其尊主庇民也卿又云凡百有司之事皆可報效夫大官之職特總其凡百有司也又曰君臣情志相孚爲貴輔相去就關係不輕奉讀之下不勝兢惶戰慄緣臣精神昏憒文字荒拙有若愚癡

之辭自詡而自夸君父之前何敢乃爾祇謂是披瀝衷情而竟未能感回　聰聽拊躬慚悼不知所云夫尊主庇民非臣之所獨聞也孰無訓誨之得於父兄凡百報效非臣之所獨願也孰無忠愛之根於彝性特以臣之菲才薄識已試不驗凡厥所聞而所願曾無毫末盡分之可稱則其中書之責任百司之特總尙何長短能否之足論哉揣分量力自知不能而貪戀寵祿遲回因循其將廉耻之謂何名節之謂何竊伏念人主御世之要莫先於崇名節勵廉耻所以興勸培養亦惟　列聖朝盛事也以臣無似雖不足擬議及此而倘蒙恩諒得免大債誤大玷辱人或曰此子之不能而止亦粗識

廉耻者耳是可爲　明時塵埃之報而成就晩節是爲情志之交孚進退雍容益見關係之不輕豈不公私兩得而臣主俱榮哉干冒　威尊悸慄添疾敢於牀玆委頓之中乞被終始曲庇之　恩伏望　聖慈特垂矜憫俾愚臣老病殘質早有以感激　洪造歌咏　厚澤優游自樂於帲幪涵育之化使朝野之見咸仰　聖度天大無一物不得其所不遂其願則不亦休哉

請疏儒裁處聯名第二箚子

伏以臣等干冒　威尊之辭亶出憂愛之誠顒祝　開納未蒙　僉允至以當初定律臣等與議之意　批敎鄭重惶懍

悚息不知所云第伏念律設大防使斯民知畏而無犯也囚有服念亦先王審克之明訓也若以犯律必殺無赦則適輕適重之間仁愛惻怛之意不可復施是豈立法制律之本旨哉今此疏儒處分誠以向者 飭教旣嚴且重而儒生之又此煩瀆其習可痛况有重律之昭揭無異象魏之懸法彼乃晵不畏死縱恣無憚此而不加嚴誅其將民不信令綱紀日墜 聖意所在以此之故耳臣等竊以爲草野愚生徒守迂滯之見酸寒腐儒不識通變之宜往往狂言妄論觸犯人主之威者古亦有之或恕其狂妄而不加之罪或怒其狂妄而必置之辟是不過一時政令間事則無足關係於治忽而紀

在史乘論其得失者非他也以其士子故耳惟我　聖朝五
百年培植養育專在於士子之爲國元氣故有善而嘉奬之
有過而包容之凡今日章甫青衿之子莫非沐浴乎　列朝
之聖化歌咏乎　列朝之盛德者也以是之故今彼疏儒敢
恃　列朝之深仁遺澤有此自陷重律之歎論其犯則雖係
罔赦原其情則不無哀憐其罪輕重誰能分別遐邇傳聞易
惑難曉是惟臣等區區憂慮或恐上累　聖德下致羣疑者
也玆敢冒死聯籲伏望　聖慈特重仁愛惻怛之政有以
裁處大慰輿情則下民之信令綱紀之日張於是乎不期然
而然矣無任披瀝祈懇之至

相議定律批旨還收後聯名箚子

伏以臣等荐承嚴批衷情震越泥首胥命譴何是甘詎望慈覆之天曲垂涵容之恩迺玆誨諭而開釋之句語而還收之不賜威罰反侈禮遇聚首感悚曷有其極第伏念臣等課日陳章誠淺辭拙竟未能孚格天心撫躬慙恧無地自容而尤所滿心惶愧者向日筵教之截嚴蓋欲伏闇儒生震慴竦慄莫敢復事煩聒所以擬諸極律使之知畏臣等之仰揣聖意亶出於此矣及承批旨有若此輩之當用何律晉下其議於臣等講磨而酌定誠不覺惝怳驚悚繼之以憂歎也刑罰之世重世輕律例之有增有減王政之

至重且大者也書曰庶獄庶愼文王罔敢知于玆夫文王德爲聖人尊爲人君然其於刑政一付之有司不以己意參之故周公之告成王不曰罔知而必曰罔敢知罔敢者不敢之謂也然則此事之至重且大可以知矣是故歷代以來如有刑律之輕重增損隨時變通者則必皆九卿之職博士之官會議朝堂反覆論難審輕重於錙銖愼加減於尺寸得其允愜人情行之無弊然後載之關和懸之象魏其謹且嚴如是矣今患狂妄之夫輒犯雷霆之威欲其消沮退縮一有赫怒辭教爲人臣者不復念得失可否之如何造次筵席之間唯唯承奉遂以爲定律曾無以古聖人丁寧告戒之訓陳於王

前則其爲忘君負國罪當何居昔者武王以妹土封康叔而憂其民之湎于酒作酒誥曰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先儒之言曰予其殺者未必殺也夫羣聚而飲酒誠可禁也若夫盡執歸周殺之無遺是豈仁人之事哉蓋武王姑爲此嚴厲之語欲使妹土之民警畏而變汙俗也先儒之訓眞得武王之旨矣臣等所以仰望我 殿下亦惟武王之未必殺也如其不然而早已仰度於 上意之遂以爲定律則豈不齊聲論奏於法理事體之萬萬不可而無所爭執含默而退順一時 激惱之敎啓萬世無窮之弊哉於是乎臣等之罪遂陷於忘 君負國之科矣今者幸逭何

敢自恕欲望 聖朝並賜斥退以顯不忠不職之罪焉

乞解水原留守疏 丙子十二月二十五日公口呼此疏越三日捐舘

伏以天佑 聖孝吉慶大來顯揚追闡次第將舉羣情歡忭曷有其極伏念臣之居留華城特出我 聖上惠養老臣之至意臣旣感激 殊恩且伏念密邇眞 殿陪扈 珠邱所以寓慕伸誠竊自喜得有其地雖不幸歲値大饑殫誠荒政苟能濟活此一都生靈亦臣分憂之責也何敢辭焉不意莅任數日旡妄一疾乘虛而發閱月跨時至今百有餘日矣醫藥莫效日以沈篤以今見狀恐無以收拾精神鉤稽金穀各有條理宣上 恩德以大慰我待哺望救之萬口饑民也明

矣臣病之危谻如此民情之遑急如彼此非臣晷刻淹滯之時也玆敢悉暴事狀冒陳衷懇伏乞　聖明特許甄免使百里民命得免仳𠍣顚連之患俾臣得以安意調病倖得延活何往非　聖主恩乎臣無任屛營祈懇之至

瓛齋先生集卷之七

潘南朴珪壽瓛卿 著

弟瑄壽溫卿 校正

門人清風金允植編輯

綸音

慰諭嶺湖被灾人綸音

王若曰嗚呼惟予否德叨承艱大夙夜祇懼不敢荒寧惟恐治不徯志澤未下究無以答上天眷顧之意副羣黎愛戴之心宵衣旰食一念在玆迺者春夏以來雨暘不均稼穡之艱殷憂憧憧何幸諸路之農形庶慰望秋之民情不謂颶風暴

雨發作無時大嶺之外最受其害自湖以南亦復告灾民命之渰壓房屋之漂頹計以千百以至舟船鹽盆之屬爲民生不可闕者靡不爲獰颷之撞破洪波之衝捲驚心慘目之報陸續而至此何故也此何異也乖氣之致必有感召靜言思之誰執厥咎良由予寡昧凉德不能格皇天陰隲之仁 祖宗默佑之恩乃使無辜之赤子罹此百凶而莫之救爲予心之惶愧慘惻又何敢自寬而自釋乎嗚呼斯民也惟我 祖宗列聖恩勤鞠育以付予之赤子也其在平時藉使無旱澇之憂饑饉之苦終歲勤動每缺仰事俯育之資十口生涯無望輸租納布之餘稔年樂歲尙憐鶉鵠其形駭浪驚濤詎意

魚鱉爲伍窮蔀甕牖蕩爲邱墟婦孺髫白呼號宛轉雖其僥倖而得全者室家之仳離骨肉之墊溺悲哀痛苦尙忍言哉階前萬里森然在眼玉食其可以甘乎丙枕其可以安乎方伯守令皆朝廷之所眷畀民庶之所倚賴也分憂之義撫字之方固應靡不庸極而耿耿予衷自不能已又以慰諭使命特差邇密近臣之出宰者周行郡邑宣布予如傷若保之意凡厥渰壓者之拯瘞漂頹戶之搆葺自有營邑賙恤而必使死者被掩骼之恩生者得庇身之安而哀彼巖墻之命水濱之魂悠揚漂泊何以慰之予懷惻傷繞壁徊徨式遵故事爲壇大招以酹之冥漠幽鬱庶幾一伸其煩冤耶嗟爾衆民遭

離餘生也蕩析離居勢所必至而扶老携幼忍別邱墓之舊鄕安土樂生無如桑梓之遺業其各畋爾田宅爾宅無至顚連道路失所彷徨以俟父母爾字育爾者之多方措劃免溝壑而置衽席是爾等回咷爲笑之日而亦惟予少釋南憂之辰也至若按藩分符之臣孰敢不體予至意乎徭役之可蠲征歛之可省凡所以便民而利民者隨事講究條列登聞咸得奠安厥居無令散而之四然後方爲對揚之實不孤委寄之重各須知悉予不多誥

跋

法善圖跋

宋仁宗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供奉飮膳可惟意所適而乃念一進燒羊恐啓無窮之殺忍飢不復求索其可謂仁厚之至矣臣竊怪夫夜深不寐飢思燒羊有似勤苦書生之事帝王之尊奚爲而有此也宋室三百有餘年治平之業必先數慶曆嘉祐之世此其蚤夜孜孜宵衣旰食夫豈無所爲而然哉史稱帝恭儉仁恕崇儒重道頻御經筵雖盛暑未嘗少倦容納諫諍雖逆耳未嘗摧折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所以扶養元氣培植國基者至深且厚是以慶曆以來君子滿朝海內寧謐千載之下猶令人想見當時之盛是惟仁宗天子之爲仁賢主也傳曰爲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若夫不索燒羊特

小節耳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則齊宣王之不忍觳觫牛耳曷足貴哉

人心道心圖跋

心一也心之爲用有由義理發者有由形氣發者由義理發之謂道心也由形氣發之謂人心也由形氣發者未必皆人慾之私而耳目口體之養喜怒哀樂之情一或不得其正則易循乎人慾之私而此心之發於義理者無幾矣故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若夫循形氣之私一往而不知返焉則蓋危者愈危而微者愈微終底於竆人慾而滅天理矣可不畏哉可不懼哉行一事出一言安於吾心而亦安於他人之心者

是必天理之當然也行一事出一言終不安於吾心而亦不安於他人之心者是必人慾之作爲也聖人所以察之精而守之一不雜乎形氣之私而純粹乎義理之正能事極功於是乎在堯之命舜舜之命禹其丁寧告戒不外乎此夫危微精一之訓是惟堯舜禹亦惟我 祖宗列聖相傳之心法也今我 殿下命寫心學圖臣敢不拜手稽首蹈忭而記之

璿源譜略跋文

統天隆運肇極敦倫主上殿下卽祚十有一年歲在甲戌二月辛巳 中宮殿下誕生元子天地同泰神人胥懽星海雲日休祥可徵粤七日丁亥告于 廟社 上親上箋文于

慈聖臨殿受賀大赦八方洗滌瑕垢蠲蕩宿逋凡所以覃恩
廣慶導和迎祥靡所不用其極以届百日宗正府遵彝典請
謹書于璿譜 命臣珪壽爲之跋臣文詞拙陋不足以揄揚
積累之 盛德賁飾無疆之洪休若乃據國人大同之情蹈
舞踴躍攢手加額而祈祝之辭則有之竊伏念聖人之生自
有其期是歲甲戌卽惟我 英宗大王誕降之三回曆紀也
恭惟 皇祖姿挺上聖應天休命文謨武烈度越前代深仁
厚澤浹人肌髓壽考作人久道化成厥享國五十有二年今
我 元良誕降之辰同符 聖祖上天之默佑陰隲夫豈偶
然乎哉命哲命吉罔不在厥初則以 聖祖位祿名壽蘄祝

我 元良卽擧國臣民之彝性而臣所云蹈舞而踴躍者也

我 聖上又將上法 祖宗垂裕後昆蓋自三代以來早喩教厥有要道大戴禮保傅篇曰太子之生固擧以禮有司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此始生之教也賈誼之告文帝曰立太保保其身體立太傅傅之德義立太師道之教訓自孩提有識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此孩提之教也朱子上孝宗封事曰使侍燕遊從容啓迪凡古先聖王正心修身治平之要服行而已有效勉慕而未能及者傾倒羅列悉以告之則得乎心傳之妙而宗社之安垂於永久此旣長之教也夫元良國之本也惟天惟 祖宗眷顧我家邦篤生

聖嗣克岐克嶷知思漸長遇物之誨必自衣尺若于之時左右前後宜選孝悌博聞之士習與正居化與心成生知安行爲堯爲舜太平萬歲實自今始有道長久不讓三代而　英宗聖祖大德必得之盛斯可以繩武臣敢拜手稽首而颺言

璿源譜略跋文

歲乙亥五月日宗正府啓言　王世子册封禮成敬遵彝典當紀載于　璿譜其跋文製述敢稟　聖旨　上以命臣珪壽臣踧踖懽怍不暇揣量於文辭之拙陋而惟以效力於盛典爲至榮也大幸也仍伏惟念我　東宮邸下誕膺顯册正位貳極爰在於初度肇錫之齡是固天命之所眷顧人心之

所覲嚮而亦惟 睿姿特異天縱生知古昔聖神之作有生
而能言者庶幾近之此實歷代 列朝罕有之大慶也 策
命之日 聖上臨殿遣使 世子以空頂幘七章服受册于
熙政堂扶護拜跪咸中禮度盈庭臣僚動色相顧曰吾 君
之子眞聖人也臣隨諸大臣後陞堂再拜恭瞻 睿容日表
龍姿天然當座垂衣執圭凝重舒泰仰離明之繼照如震旭
之方昇而是日也春和景明萬品昭蘇祥雲瑞靄紛紛郁郁
於觚稜罘罳之間臣退而與百工相賀而聖人篤生受命自
天克岐克嶷已具如日如雲之象宜君宜王允符重輪重輝
之頌其必大有異於常人者而若夫渚虹方周之歲爰擧銅

龍輦闕之儀聲律身度動合繩矩則前代之所未有而莫盛
於今日也且於 眞殿祇謁之日法宮 移御之辰內而搢
紳從官外而都人士女顒顒卬卬萬眸爭瞻 鑾輿載過鶴
駕隨臨莫不延頸跂足歡欣蹈舜而惟我 邸下端拱穆穆
儼若思不內顧藹然仁愛見於顏色非大聖人而能如是乎
臣因此而竊有所仰祝夫有聖人之質者必有聖人之學有
聖人之學然後乃處聖人之位行聖人之道今我 世子有
聖人之質矣所以將就聖人之學雖有師保之得賢左右之
罔非正人而亦惟我 聖上緝熙聖學以身教之則將以
聖繼 聖垂裕無窮太平萬歲使斯民咸囿於熙皡時雍之

治矣聖人之能事極功於斯焉在臣敢以是爲獻

璿源譜略跋文

統天隆運肇極敦倫主上殿下十有二年乙亥日南至命時原任大臣九卿三司禮官八侍豫定　皇考翼宗大王世獻之禮仍議追上　尊號曰啓天建統神勳肅謨加上　大王大妃殿尊號曰隆穆諸臣等咸拜稽首曰大矣哉　聖上之孝也百世之祼獻伊始　二聖之顯冊俱擧曷敢不對揚奉承以光　聖德哉既崇賁鉅典因　蜡饗告獻　冊寶又奉上冊寶于　東朝於是宗正府稽彝憲將謹載于　璿譜以臣珪壽曾玷太史　命撰跋文臣躬逢　賦會不敢以文

撝辭恭惟我 翼宗大王聖德神功史不勝書而重華協堯
謳歌歸啓代理四載百度惟貞八方風動其敬天法 祖毖
祀恤刑之政至誠至仁昭假旁達皆可爲後王法垂裕貽謨
式至于今日休於戲不忘之盛德至善誠宜世世 亨獻登
絃歌而刻琬琰矣亦粤我 大王大妃殿下以聖配 聖二
南之化九如之頌誕受千乘之 養而 抗冕之治奠國勢
於泰山盤石 陰功厚澤㡍幪滲漉丕贊我 聖上郅隆之
化鴻號顯册大書而不一書而況當摹畫乾坤揄揚 功烈
之時又宜鏤金范玉以賁日月之齊耀而 述事養志俱合
情文矣今我 聖上嗣有大曆服追惟 皇考之德之功允

符于殷三宗周世室以我家之禮斷然行之實有光於不匱之達孝而玳檢玉牒輝映于千代則永有辭於 聖子神孫猗歟盛哉詩云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又曰旣右烈考亦右文母臣敢賛述其萬一以彰 聖孝于無窮焉

咨文 咨照共十五首除方物犯越漁採展邊等例咨八首外洋舶事件咨七首八錄

擬黃海道觀察使答美國人照會

丙寅十二月有美利堅船來泊黃海之長淵縣界投書稱謝前此護送伊國漂人之事仍又問本年秋間平洋河焚燬伊國商船事狀該縣不善接應美人徑歸竟不得回答而去失機誤事未有甚於此者時余在浿營方病劇臥聞

此不勝憤激蹶起草此擬答文字

朝鮮國黃海道觀察使都巡察使朴承輝爲照覆事查本月十八日貴總兵駕駛俄杜斷船在敝境長淵縣海面停泊投送書一封照會一角專要轉達我朝廷且俟邊疆大臣回文該地方官理應明告往復程途之稍遠善辭致誠挽留貴船令乃回文未到之前致令遠賓徑歸違禮乖情未有甚焉除該地方官已令戴罪留任外玆修回覆文字以俟貴船或者再來倘祈管照事情本國法例凡有異國商船漂到者船完則助粮給需候風歸去船不完莫可駕海者從願旱路差官護送以達北京前後不止一再是爲體仁上天視鄰國之民

猶吾民也今貴照會盛加稱道還切愧怍秋間平洋河事伊
時有異國一船到平洋河下流該處地方官意謂漂到前往
求乘船問情船上人大惡官人不與接談閉目偃臥顯示侮
蔑我人忍耐羞憤卑辭苦懇始知非漂到也有崔姓人自稱
法國人又或稱英國人其言曰法國兵船方大到若許我交
易當爲兩國觧兵地方官答以交易一事非一個地方官所
可擅許崔姓曾不採聽益肆咆嘞平洋河水淺不可行大船
彼猶不顧每天乘潮溯上數里我人只要事不張大或送米
肉菜果柴薪等物答云明日便回而及於明日反又溯上看
看漸迫省城省城副將每日乘舟護行以防彼我人雜亂之

弊一日自厥船投下鉤索引去副將之船執置副將及印信於船中或逢往來商船用砲轟碎奪其物而殺其人不知其數遠近莫不大駭奔竄相續何嘗有兵戈交鋒之事而副將被執其辱已甚然而猶復卑辭苦懇請還副將則荅曰待我入城還送其姓崔者能爲東國言語桀傲無雙必欲犯入省城又未知其意所在而滿城數萬軍民不勝忿憤齊出河上奮力搏戰欲奪副將中丸死者又爲數十人之多則衆憤齊激勢莫可遏銃砲互發撒柴擲火而畢竟彼船中藏藥轟裂黑焰騰空船燒無餘人死無存尙不知此船之爲貴國船也姓崔的無端深入他國惹此事端至今追究不知其爲何意

也貴照會內船客係別國人卽姓崔者之謂歟此事始末盡於是奚貴國俗尙禮讓爲合省名邦中國之所知也貴照會內照前和好無各殘害等語原不足秋毫置諸疑慮間玆庸奉復并須諒悉爲此照覆須至照覆者

請開諭美國使臣勿致疑怪咨

爲咨覆事同治七年三月日承準貴部咨節該云云等因奉此竊念敝邦平壤江洋船肆虐自取燒燬事情曾於同治五年八月二十二日咨內備陳始末今無庸更述嗣於同治五年十二月據黃海道觀察使朴承輝馳啓備長淵縣監韓致容呈稱有異樣船來泊於本縣牧洞浦有自稱登州人于文

泰仲允升兩人以美國水師總兵舒富照會朝鮮國邊疆大
臣文字招呼土民金大靑交付要致官府該照會內稱本總
兵駕駛俄柱嘶船在貴境停泊非有動戈爭戰等事實因本
國商船報明據在本年夏天之時路經貴國境界遇沙石淺
擱幸蒙貴國救護送至中華大國全得平安還家本國人聞
此事無不欣美貴國慈愛之恩也玆查又有本國商船一隻
於本年秋間停泊貴國之平洋河卽太平河本總兵風聞被
貴國百姓將船焚燬船東船彩俱係美國人船客係別國人
俱被殘害至今無一人還本總兵蒙本國水師提督委派詳
察如果有此等情事否如係屬實屬虛如係本國商船或在

貴境有騷擾等事因以忿爭以致斃命或現存幾人仰貴國
迅速查明照覆並現存幾人若在蒙交本船是幸否則從此
以後但願兩國照前和好無各殘害等因前來據此始知平
壤江惹鬧者之爲美國船也此事不可以無答該地方官不
能挽留厥船乃致徑歸其失非細已令戴罪留任飭觀察使
朴承輝修置回覆文字以待美船之或者再來相問今此總
理衙門原奏內美國領事官申詳有中國帶水人于文泰回
來云者確是長淵縣曾到之船中人也伊到高麗云者明是
曾到長淵縣之謂也遇高麗商人金子平云者未知爲何等
人而其日親見有洋人二名華人二名在披陽省衙門內等

語無據無理之謊說也當其藏藥轟裂人船俱燬之際華洋四人那能獨脫而衙門之內留置安用況商人賤類何敢輒到衙門親見許多人物乎其曰披陽省者必是平壤之訛也以平披不分之愚賤做搆虛揑無之荒唐致煩咨覆罪不容誅至若英國使臣照會所稱法國兵船前往高麗交戰嗣後英國商船一隻亦赴高麗有通商之意被高麗人將船打破盡行殺死等語尤屬孟浪本國江華府法國交兵在於同治五年九月伊後無論法國英國叉無論惡意好意並不曾見一隻船來過初無其船何得將船打破本無其人何得盡行殺死苟有是事豈不以此情形早爲咨報貴部乎其爲蜚語

做謊不待辨明可知是必有一種奸細樂禍之徒計在搆釁滋擾而然也金子平者既稱高麗商人方自本國物色詗捉而于文泰係是登州之人伊于何年月到高麗何地方逢見金子平理合徹底查究使其說落空快破遠人之惑永絕仇怨之端恐不可已乎壤江兩桅洋船無端肆惡自取燒燬不是本國枉害遠客之事情不可使美國使臣尙未詳悉每致疑怪其黃海道觀察使朴承輝曾所修置回覆美國總兵之文字玆以附呈倘得轉示則曲直所在庶應洞知而漂海遭難之人國有救送之規今若有流落可憐之命何必使之覊留踽涼乎所稱華人二名洋人二名俱屬烏有自可辨之又

况英國船打破元無是事不須更論煩乞貴部將此事情轉達天聽特賜布示開諭以爲釋疑解惑毋復故尋事端無往非庇覆之洪恩大德不勝祈懇之至爲此合行咨覆

美國兵船回去請使遠人釋疑咨

爲歷陳洋舶情形事同治七年三月日承準貴部咨節該云云等因奉此竊照已將前後事狀纖悉臚陳辨明于文泰金子平做謊孟浪及英國商船本無來過之事煩乞貴部轉達天聽特賜布諭以爲釋疑解惑之地于本年三月日業經修咨回覆嗣據平安道觀察使朴珪壽黃海道觀察使曹錫輿等麟次馳啓備三和府使李基祖長連縣監朴鼎和等呈稱

有異國三桅大船來泊長連三和兩邑分界港內云是美國火輪兵船水師副將官費米日投照會文字求層層轉達文稱丙寅年七月有美國商船一隻意欲通商至平洋河下流至今未回風聞遭不法之徒將人凶殺貨物刦奪船隻滅沒前一年美國兵船一隻來至平洋河南查訪其事但所行之文貴國官不覆故未得確信嗣後美國水師提督新聞一信云該船之人尚有數名未斃者却被貴國官員囚執下獄故特派本副將率領所督理之兵船來至此處以討索在獄之人務須完全交於船上方可本副將切望　大君王揀派人員前來會議辦理此事又稱若不早將四人交付吾即溯至

省城雖如此溯上亦是和睦不令一人受害等語地方官未及回答該兵船漸漸溯上港口守將放砲數次使知有備該船中副將又投文字稱此等禦敵之舉不宜反加於和睦辦事之國倘若事未完結而强致空回本副將度定夏月之間上司必領其督理之兵船俱來以務此事等語地方官等將已經回覆貴部咨文及丙寅冬黃海觀察使未傳美國總兵覆書幷爲送示爲書回覆曰本年二月都京禮部移咨內有貴船來此事情吾國已於回咨詳辨初無拘留人名等事此係上國已達之信蹟公文也必當轉到貴國使臣且黃海觀察使丙寅書中備言平洋河燒船始末貴副將自可燭悉無

餘所求轉達　王朝文字係非國書邊臣不敢輕遽遞上雖
自　王朝派員前來辦理更無加詳于此所謂金子平空然
做謊搆疑至此已經黃海觀察營捉查情狀綻露今將金子
平押到貴船查究自可釋疑破惑至若兵人放鎗一事貴船
乃兵船也關防師律各國同然何敢擅許兵船入港乎以此
見怪實所未解其勿介意仍將金子平押到船頭對彼查究
做謊情節處斬示警彼人仍復碇留多日于四月二十四日
舉碇向西駛去計其始來首尾洽爲一月有餘地方官等爲
念遠人時或餽遺鷄豚食物且說于文泰金子平撒謊無實
已具覆禮部回咨彼人輒稱于文泰未知何人北京禮部吾

等沒相干竊念年前所燒之船寔屬自取其死然其國無怪
訪探事狀且既誤聞風傳亦無怪疑問未嘗有無而旣煩總
理衙門以有貴部轉咨理合遲待回覆不宜駕海前來及夫
來泊亦旣送示前後據實文字自應犂然領會闊開疑竇推
以事理決無無恩怨枉害遠人之理又決無未嘗人空然拘
四之理並不待再煩辨說今其揚帆回棹未知其意何居其
稱于文泰未知何人殊涉可疑其稱北京禮部沒相干益見
無理殆類本不知美國使臣照會中于文泰金子平等語仍
不知貴部行咨之事徒憑傳聞故尋事端且其言言自稱雖
云意在和睦第觀漸漸溯上必欲淡入內地所駕者兵船也

所載者戎器也叵測之情將誰信之敝邦年來屢有舶擾每煩我皇上東顧之憂不勝感激愧悚之忱然而凡係邊情緩急海舶行止不敢不隨輒報知誠欲中外機務接應無滯今此美國兵船雖已回去是否解惑尙未可知欲望貴部大人熟加商度將前行咨覆轉達天聽飭下總理衙門作何辦理使美國遠人渙然釋疑勿復以無實之事往來屑屑莫非覆燾寰區無物不遂之至仁盛德不任千萬祈懇之至爲此合行移咨

陳洋舶情形咨

爲咨陳洋舶情形仍乞仰藉皇威滌除亂窩事同治七年四

月二十一日據公忠道觀察使閔致庠馳啓備德山郡守李種信呈稱異船一艘來泊浦口洋人數百猝入郡治撞碎官庫搶取軍器直向郡北伽倻山毁破南延君墓勢甚凶悍被官兵趕逐幸不犯壙深掘而塋域封植殘敗狼藉等語當職猝聞此報震驚憤惋罔知攸届南延君墓是當職本生祖父母墓也今此賊艘未知自何國又未知有何深讎猝地登陸而疾走專欲犯人之先墓至凶絶憯載籍所無嗣於四月日據永宗鎭防禦使申孝哲馳啓內賊船來泊該鎭前洋投一紙書辭甚悖嫚已以嚴辭斥之衆賊乃復登陸猖獗被本鎭兵卒乘時迎擊釼斬丸斃多有殺死奔走上船舉碇遁去等

語查所投嫚書自稱亞里莽水師督未知亞里莽是爲國號歟地名歟且其文字大不類華人繙譯之漢文只似敝邦陋鄉人聲口是必有本國匪類潛入異域計在搆禍而售奸爲此慫恿而鄉導如其不然所謂亞里莽彼以無怨無讎不相干之人做此常情常理所未有之事究是說不去者况其偷入委曲汊港快走徑捷道路別國異類何能慣熟乃爾查於本年四月敝邦緝捕邪黨張致善供稱本國匪民崔善一金學伊沈順汝李聖集李聖儀朴福汝宋雲五等七人暗通洋人越海潛入現住江蘇上海縣山東烟臺口地方前後洋舶之擾皆此輩所醞釀招誘而成之屢加盤覈儘有形跡招亾

納叛彼洋之情已極叵測背國造亂此奸之罪豈非絕憤竊伏念天朝威德遠被清理疆域似此潛蹤匿形叛國招寇之類其在王法不容倖逭在小邦亦不敢不憑藉皇靈而中國憲矣惟我大朝之於小邦覆庇之憫恤之凡有控訴靡不曲循今於有事之日徒懷嚴畏自阻於聽卑之天則不其有負於皇朝字小之恩也哉煩乞部堂諸大人另賜照諒將此事實轉達天陛特命該省督撫將上海縣及烟臺地方犯越人七名使之根究緝拿押付出送以爲正邦刑除亂窩之地再者從前洋舶之漂到救恤資送自有敝邦成憲邇來異船之出沒蹤跡雖與漂船不同者亦復一例優待正所以仰體大

朝懷綏遠人之德意矣乃其侵肆憑陵之習愈往愈甚以至有今番犯毀先墓之變而極矣自玆以往讎怨已深斷不當照前優容之意君臣上下已有講定並將事情具奏本差官賫擎前去槩陳衷私不敢張皇亦望諸大人備詳轉達冀蒙恩諒再將亞里莽是否國號地名並乞查考照覆爲此合行移咨

陳洋舶情形咨

爲洋舶情形轉滋事端匪民潛結尤甚叵測謹具事實咨移禮部仍請據情代奏乞垂聖鑑剔除亂窩事同治七年三月十八日有稱美國水師副將官費米日駕火輪兵船來泊于

平安黃海二道道分界港中求放還向年未斃四人此事寔出
登州人于文泰本國人金子平等搆虛做謊已經咨覆禮部
地方官等將此始末明白開示仍將金子平對彼嚴查做謊
情節處斬示警該副將費米日堅欲溯入內河因港口防堵
遲留一月有餘今雖回棹其釋疑而去尙未可知又未知必
欲溯入內河其意何居嗣於四月十八日有異船一艘來泊
公忠道洪州海面洋人百數突入德山郡搶掠軍器走伽倻
山毁破臣本生祖父南延君墓雖怕兵卒趕逐便卽遁去塋
域封植狼藉隳損仍投嫚書一紙於永宗鎭自稱亞里莽水
師督本國未曾聞天壤之間有所謂亞里莽者復何讎怨之

可論而其狂悖兇悍忽地來犯墳墓臣之驚痛憤惋何以盡
訴查其嫚書文字明知有本國匪類在彼船中慫恿鄉導灼
然無疑今其賊船雖被永宗鎭將勦擊敗退向後防患不容
虛徐並將前後洋舶孜細事狀具咨禮部伏望聖慈俯垂憫
念其美國兵般枉聽荒唐無實之言空費頻複往來之弊飭
下總理衙門作何辦理明諭開釋勿復紛紜其上海縣烟臺
口等地朝鮮匪民叛國招寇之崔善一等七人飭下各省督
撫緝拿解送以正邦憲以絕亂萌不勝區區祈懇之至竊惟
臣之國土僻在東藩自先世以來偏被列朝恩眷隆寵異渥
視同內服君臣百姓相安於幈幪嫗濡之中式至于今矣其

有海外異國商民之漂到救恤資送自有成例未嘗或忽於遇難遭險之殘命政所以仰體天朝庇覆遐邇懷綏無間之德也亦念祖先仁民愛物之至意也詎意殊俗難化異類無狀故尋事端輒來窺覘者有之本無讎怨而輒來搆釁者有之憑凌肆惡遂欲發人塚墓從玆以往不復可以人理待之凡此事情不敢不舉實陳達玆以差官賚奏前赴天陛伏念憑仗寵靈叨守藩服不能嚴密防範致令匪徒漏網竟有此意外事變罔非臣疎虞之失而貽聖朝東顧之憂反躬自咎無以爲心爲此謹具奏聞

美國封函轉遞咨

爲咨覆事同治十年二月二十一日承準貴部咨主客司案呈同治十年二月初二日本部具奏轉遞朝鮮書函一摺本日軍機處片交奉旨知道了欽此欽遵到部相應抄錄原奏恭錄諭旨並抄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原奏暨美國封函一件一倂咨行朝鮮國王查照可也等因暨總理衙門奏本本部原奏並爲抄錄仍與美國使臣封函前來除將貴部咨及抄錄一一承領外竊念書函轉遞寔出格外特以事涉機關慮或失誤仰體字小之恩有此權宜之擧曲費周至不勝感頌查照美國使臣所投封函專爲丙寅年間該國商船二隻來到弊邦境內一則遭風被救一則人歿貨無一救一害

之如此相懸莫曉其故欲得根由仍願他日該國商船如或在境遭難設法相救和睦相待等語也弊邦三面濱海凡遇遭難來泊之別國客船或助粮給需候風歸去或船破不完旱路護送以達皇京轉歸本國各隨其願並無阻礙莫非仰體我聖朝天地覆載無物不遂之至仁盛德而其爲藩邦之定規成憲由來久矣且舉美國難民之拯救護送者曾有咸豐五年同治四年同治五年先後三次移咨俱在貴部而事非久遠則該國之人亦應見聞攸及者也遠人之經涉風濤出沒艱險在所矜恤安有殘害之理哉至若彼所云在境被害人歿貨無者必指丙寅秋間平壤河事也伊時情形纖悉

具陳於同治五年八月二十二日移咨今無容更述又於同
治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咨覆內更爲詳陳而並附呈黃海道
觀察使朴承輝曾所修置之答美國總兵文字仍乞開諭美
國使臣俾釋疑解惑勿復紛紜又於同治七年三月有美國
水師副將官費米日謂探此事來投照會文字於平安黃海
各地方官處該地方官等將丙寅秋間異船突入傷害人民
拘辱官弁激怒軍民自取禍敗等事狀明白回覆開釋無餘
費米日既得回覆便卽歸去竊謂從玆以往該國之人洞悉
本事明辨曲直更無疑恠來探之端矣今此美使封函又稱
一救一害莫曉其故者何也其稱體恤商民水手甚不欲別

國任意欺侮凌虐云者此實四海萬國之所同然也該國之不欲受人凌虐本國之不欲受人凌虐易地而思實無異同則於是乎平壤河船之自取滅沒不待辨說而其故可曉矣天下之人自有公論上帝鬼神可畏監臨美國商船如不凌虐我人朝鮮官民豈欲先加於人哉今來信函既望和睦相待矣絕海殊域如欲好意相關則仰體大朝柔遠之德意接應以送非無其道而其云商辦交涉未知所欲商辦者何事所欲交涉者何件乎凡在人臣義無外交其有遭難客船慰恤護送不但國有恒規亦體聖朝深仁則不待商辦而保無疑慮其或不懷好意來肆凌虐則捍禦剿除亦藩屏天朝之

職分事爾美國官弁只可檢制其民勿令非理相干而已交涉與否更何足論乎從前別國不知朝鮮之風土物產每以通商之說來纏屢矣而本國之決不可行客商之亦無所利曾有同治五年咨陳者弊邦之海隅偏小天下之共知也民貧貨儉金銀珠玉元非土產米粟布帛未見其裕一國之產不足以支一國之用若復流通海外耗竭域內則蕞爾疆土必將岌岌而難保矣況國俗儉陋工手麁劣未有一件貨物堪與別國交易本國之決不可行如此客商之亦無所利如彼而每有通商之意盖由別國遠人之未諳未詳而然爾今此美使封函雖未嘗發端而既要官人商辦交涉則無或爲

此等事歟遭難客船之照例救護毋待更煩講確餘外事件之別無商辦不須徒費來往伏望貴部將此諸般情實轉達
天陛特降明旨開諭該國使臣以爲破惑釋慮各安無事不勝幸甚猥特寵眷瀝陳衷曲彌增兢惶萬萬所有美使封函元無要見回答等語而藩邦侯度不敢以轉遞答函煩瀆部堂幷乞鑒諒云云

美國兵船滋擾咨

爲歷陳美國兵船滋擾情形事向因本年二月初二日貴部轉寄美國封函一件已將事理之無待商辦事勢之不可交涉纖悉明白縷述實情懇轉達天陛特降明旨開諭美國使

臣各安無事等情咨覆去訖竊念該國使臣或者業已發船
徑向敝境不無是慮故戒飭沿海官弁倘有異國船隻來到
海面切勿先啓衅端迅速報來果於本年四月十一日京畿
觀察使朴永輔江華鎭撫使鄭岐源等馳啓備富平都護府
使李基祖呈稱本月初三日異國船五隻來自西南碇住本
府海面投送文字自稱美國欽差大臣暨水師提督爲商辦
事件求見大員决無害意勿得驚恐等語前來當即飭下議
政府先遣三品官員慰問涉海勞苦略叩商辦事情議政府
狀啓差送官文報內有稱文案總辦杜德綏者出而接應便
謂該官員等品卑職微不可與伊國公使相見麾拒不納更

不打話只顧湖上港口云云續接觀察使朴永輔鎭撫使鄭岐源等馳啓美船二帆者二隻突入孫石項係是內港要緊關防異國載兵之船不由本國知會肆意恣行萬不可歛手坐視隘口鎭戍將卒鳴砲阻擋彼船隨卽退出碇住富平海上等因前來竊念見影而察形執跡而論情天下之事理未有外於是者今此美船之來先之以封函繼之以投文動輒曰和睦而來曰莫生疑慮曰決無害意曰勿得驚恐滿口誇張皆此等說而以禮相待尤其所求者也彼以好來我以好應彼以禮來我以禮接卽人情之固然而有國之通例也和好爲名而曷爲載兵而來禮接是求而何乃麾斥勞問彼之

智慮已料關隘之必有防範所以極口稱莫生疑慮决無害意等語亶出於緩我備禦乘虛深入之詭計耳如其不然憑陵欺侮視人國如無人之境尤可見矣和好者如是乎禮交者如是乎意在於啓釁計專於刧盟斯可知矣自其麾斥勞問突入港口舉國之情莫不憤惋左海偏壤縱愧疲弊亦忝備藩屛殿天子之邦者也豈可使陪臣之爲其民具瞻者奔走竭蹶於殊音異俗之來傲慢衝撞之餘乎彼所求大官接見決意不許而飭令沿海官弁明白開諭俾卽捲回䑺於四月二十四日江華鎭撫使鄭岐源馳啓美船再入港口襲陷廣城鎭中軍魚在淵力戰殞身士卒死亾甚多賊兵屯聚草

芝浦邊該鎭將李公濂乘夜掩擊彼遂退碇云云等因續接
京畿觀察使朴永輔馳啓備富平都護府使李基祖呈稱彼
兵之殘害城堡焚燒刼掠錐刀無遺且偵得彼船甚多我國
人物總是叛國奸徒鄕導而來者不勝駭憤投書詰責等語
又據仁川都護府使具完植呈稱有李蓮龜李筠鶴本邪魁
承薰之孫出沒佇望於彼船碇留之岸現捉嚴訊將入彼船
甘作鄕導等情節輸服無餘等語前來亟令梟首警衆嚴飭
富平等官與彼船勿敢再煩文字往復矣嗣於本年五月十
四日京畿觀察使朴永輔馳啓備富平都護府使李基祖呈
稱前月二十七日彼舶投送一封文字要轉達朝廷書中所

陳未知何語而封面題字殆類相抗是豈本國臣子所敢遞
上者乎業已退斥而彼猶斷斷不已謂將另行設法別路寄
達故不得已再行文字往復論辯而彼所云另行設法別路
寄達未知是何等語也理會不得而本月初七日彼船一隻
向外駛去十三日還復來泊其去其來必有以也等因又於
十六日該觀察使啓馳據該府使呈稱美國碇留諸船向本
府投送一封文字一齊擧碇向外遠去等因前來查美國諸
船之碇留敝境首尾四十餘日其與地方官弁往復爭詰及
臨去投留文字今於歷陳事狀之日不可不仰備貴部鑒諒
玆併收取抄錄付呈情僞形跡庶可俯燭彼其外托和好非

無甘言婉辭內懷危險實多詭智譎計所以麾拒勞問必欲大官之顚到相迎也衝突關隘便謂防範之無如我何也驕蹇也如彼桀驁也如彼況復藏匿叛國之匪類作爲入境之鄕導夫如是而自稱和好欲望禮接不待我之不信而彼已早知其必不諧矣今其臨去投文空肆咆勃多發恐嚇彼旣不逞厥志自應有此慍恨而誣辭興訕以惑聽聞使天下各國枉疑敝邦之不能優待遠人則其亦可羞之甚者也竊惟小邦逖矣東瀛之一撮土爾財賦兵甲無足比論而聲明文物尙能自立莫非聖朝庇覆之鴻恩而仰賴東漸之聲敎也其君子之所服習洙泗洛閩之學術也其小之人所資生裁

粟絲麻之本業也以其貧儉致此淳厖國家社稷賴以爲安若復一朝眩耀以光怪之奇珍浸淫以詭誕之異說奪志變俗日就澆漓殫財耗產日益匱竭則所以爲民國計者吁亦岌岌乎殆哉今來美國公使之藉口商辦乃不過遭難商民之優恤拯救是則國有成規無庸申托而餘外包藏必有其說小邦之憂深思遠斷不可輕易聽納藉使彼無陵侮之氣殘害之舉而命官出見相對商辦必不得聽施他般事件況復行之以陵侮加之以殘害者乎煩乞部堂大人將此事情轉達天陛特準春間咨覆實情明降諭旨使彼國公使洞悉利害明知兩無所益釋慮於商民拯救斷念於他事交涉更

勿搆衅滋擾各安無事萬萬不勝大願敝邦世守東藩久蒙
殊眷視同內服凡有疾痛未有不曲軫恩諒猶恐或傷帲幪
覆燾天地莫量今玆憂虞之孔棘安得不大聲疾呼而冒瀆
至此寀增兢惶之至爲此合行移咨專差司譯院前僉正李
應俊齎咨前去請照驗轉奏施行須至咨者

允植謹按我國僻在一隅不聞外交之事自丙寅美船遭
難以後美使屢懇商辦務歸和好舉國譁然皆以斥和爲
高廟議如此先生雖主文柄不能獨立已見其文移往復
據理詳陳宛轉其辭不失國家體面而已至如閉門却好
非先生之意也不得已也其時余嘗侍坐先生先生喟然

歎曰顧今宇內情形日變東西諸强並峙與曩日春秋列國之時相同會盟征伐將不勝其紛紜矣我國雖小處東洋之紐樞如鄭國之在晉楚之間內治外交不失機宜則猶可自保不然則昧弱先亾天之道也又誰咎焉吾聞美國在地球諸國中最號公平善排難解紛且富甲六洲無啓疆之慾彼雖無言我當先事結交締固盟約庶免孤立之患乃反推而却之豈謀國之道乎以此觀之當日咨報文字非先生之意也或曰先生若審知利害若是明白則何不力排衆議爲國家建此良策乎余曰此未可易言也方其衆聵未破之時先生雖極言竭論無益於事秪取戮

辱子不見夫淸國李少荃之事乎少荃支那之偉人也審察天下大勢力主和洋之議鋒鏑叢集至比秦檜誤國以其深結主知故幸得無事先生何恃而敢爲此乎粤十年乙亥丙子之間又有斥絕日本書契之事國之安危迫在呼吸擧世猶夢夢然皆以不受爲是先生雖不在政席義不可泯嘿以曲直安危之形屢屢說明于當事之人大聲疾呼唇焦舌獘而不之止猶不見從後乃迫而受之僅免塗炭之禍夫日本舊交也同種同文之國也國書拒絕事體重大隣比迫近禍色立至猶玩愒而持難如彼况在丙寅時國人初見所未聞之洋人萬目睢盱疑雲滿腹此際

若開口談親仁善鄰之道能免納寇賣國之罪乎先生捐館後六年壬午李少荃勸我先與美國締約繼而與各國修好卽先生未伸之志也古人云世間能者所見略同豈不信乎

書啓

慶尙左道暗行御史書啓

臣於本年正月初四日伏奉 封書一度 聖旨若曰以爾爲嶺南左道暗行御史民惟邦本本固之道在長吏長吏善民受其利長吏不善民受其害以故民利民害國家安危也直指予之耳目豈可使不明不聰以違階前之喩長吏治否

惟爾視聽無阿好無畏憚黜陟幽明以保我赤子嶺南左右道方設大賑方伯守令悉心恤窮與否一體詳察以聞者仍下事目册子一卷鍮尺二件馬牌一坐臣雙擎九顚悸恐震越微服輕裝奔馳上途歷覽腹裡州縣次便遵海沿江周匝環複三四千里情僞艱難亦既備嘗憑恃寵靈幸免顚仆經閱寒暑今纔復路凡諸大小長吏文武職事之臧否得失謹以採訪於道路查按於簿書者據實論列修啓以聞畿湖地方沿路聞見既承特教亦爲一體書啓事目所在諸條件外凡百利弊可合登聞者並別單開錄以備 裁處臣伏見嶺南一路酷被去歲旱歉入境之初饑荒溢目幸賴 朝家賑

濟之惠卒無溝壑顚連之民春夏以來雨暘適時四野均豐
百穀齊熟大無之餘逢此康年莫非我　聖上宵衣旰食憫
念元元之苦心至意有以孚格天心轉眚爲瑞薄海蒼生帲
幪覆燾於化育之中而不識不知者也臣於所到之處或稱
京城客子則父老士民之與臣相問者願聞　聖主恭儉仁
愛之德敬天勤民之政無不感激欣忭相顧動色以爲吾輩
之疾苦憂患吾　君亦既知之吾輩之困瘁倒懸吾　君亦
既念之拯諸塗炭之中置諸衽席之上必有其日而太平之
治庶幾復覩於吾生矣臣每默察羣情暗自感歎斯民之愛
戴彝性無間遐邇有如是矣而引領望治之心又如彼其深

且切也仍伏念 國家之視嶺南猶中國之有齊魯關防之所屛翰財賦之所淵藪風俗之信美人才之輩出曾是諸路之最勝而顧今三政俱病百弊成痼又可謂最甚於諸路昔賢之遺風寢遠而習俗陷於卑汙長吏之表率無方而私慾從而橫流小大奔競無非貨利前後沿襲總違經法當此之時持斧衣繡之臣固當勵澄淸之志振風霜之威搏擊則豪强斂跡誅鋤則姦猾屛息彈劾而毋憚大吏褒勸而不遺小善抉擿幽隱有冤者必伸搜訪側微有才者咸擧凡所以快人心目大慰民情者不在乎簿書之查櫛錢穀之考核而肅將 威靈宣布 德意雷動風行震盪燀赫使山陬海澨咸

知 朝廷之攸尊綱紀之攸在此其職耳臣以無似猥膺
重寄柔懦之質未能剛克卒無以對揚 明命之萬一而往
來之際徒費時月循例覆奏未免草率孤負 恩眷不勝慚
悚戰惶之至

允植按別單十六條大抵還獘居多其他田結漕運郵傳
鹺政諸弊皆當時民生切骨之瘼公之所論條理密察措
畫咸宜足以救一時之急然一不見用今則地方政策大
變向日捄弊之論反不切於時宜故並姑删之只錄忠孝
烈褒啓及搜訪人才一條

褒啓別單

一臣於過大邱際見城南田間有苔蝕短碑卽故本道觀察使臣黃璿當 英廟戊申之變討賊紀功之蹟也當此之時賊徒糾結內外並發於湖嶺人心誑誤朝野震驚若使嶺南之賊踰嶺一步則國家事誠急矣黃璿之勠力 王室克平亂賊其功不專在嶺外一路之全安而已今讀其碑略以爲黃璿先發安東尙州兵會于忠州益調諸州兵分十二寨屯江嶺要害以遏麟佐之勢檄星州牧使李普赫爲右防將以討鼎佐又令五路進兵以薄熊輔又別遣精兵三百合右防將卒疾趨陜川遂誠鼎佐又令善山府使朴弼健趨知禮縣又密遣高靈縣監兪彥哲伏兵牛頭山西谷以逆擊熊輔熊

輔與希亮崇健俱就擒而嶺南賊悉平仍有按獄之事未及究竟而黃璿卒嶺之民士爲之立祠於營之城南龜山下名以愍忠其明年有朝命各道新立祠院毁撤之際是祠亦廢焉嶺之人士復即其墟築壇刻石以紀其績而寓邦人之思云矣昇平日久民不知兵倉卒變起賊勢鴟張連陷州郡方有土崩之勢璿坐鎭一路指揮諸軍關防之險夷羣情之向背隨機應變動無遺策踰月之間兇醜授首一境晏如其功存社稷惠被生民者有如是矣而其功甫施其身不幸追惟往蹟尚足可悲嶺人所建之祠亦廢而不復今其遺烈無處可尋百數十年之間嶺之人士不復有知其事者豐功偉績

竟使埋沒而無傳焉則是可謂曠世之缺典夫勤事捍患之
皆得以祀之三代之制也今其勤事捍患之蹟有不可掩者
而至於崇德報功之典猶有所憾焉恐無以垂示來世特令
道臣爲之立祠腏食仍宣恩額則其於酬勳勞奬忠勤之盛
典固當使遐邇瞻聆聳動欽仰而亦可以興勸一方令廟堂
覃處 一臣於萊府按事之日歷審忠烈祠卽萬曆壬辰殉
節諸臣妥享之所而以東萊府使贈贊成謚忠烈宋象賢釜
山僉使贈贊成謚忠壯鄭撥幷享以多大僉使贈兵曹叅判
尹興信梁山郡守贈戶曹叅判趙英圭配之其時死難諸人
並皆從而享之 列聖朝崇報之典至矣盡矣於今日不宜

更有臚陳而第於其間不能無所憾焉宋象賢之從容取義
鄭撥之以身殉國俱蒙累加　貤贈旌閭錄用錫以易名宣
以恩額凡所以褒忠奬節者靡有闕典尹興信趙英圭二臣
之殉忠大節實與宋鄭二臣無所異同而但其實蹟未著於
當時闡發乃在於最後故華誥只止於亞卿恩數不及於節
惠以二臣死難事實而言之則尹興信之始也力戰而却賊
終焉援絕而城陷麾下盡散壯氣彌厲終日射賊伏弢而隕
著於故判書臣趙曮所考懲毖錄藩邦志吊亡錄等信蹟及
故東萊守姜必履所紀述據此則尹興信之貞忠大節彰明
較著趙英圭之馳往見東萊府使宋象賢也約與守城而歸

辭其母托其子廷老奉母還鄉馳還東萊城圍已急衝突入城城陷與象賢北望四拜曰臣生不能討賊死當效張巡爲厲鬼以殺賊遂死之載於先正臣宋時烈所撰忠烈碑及故東萊守臣嚴璹所著趙英圭遺事據此則趙英圭之危忠卓節炳朗今古東萊不守則梁山已是賊虜蹂躪之塲而全嶺且將不守故所以同守東萊者卽張巡之計在於遮截江淮而同守濉陽之義也歷典八邑淸白著聲天性至孝孝感異物雖拔身韎韋而盖其平日所守有確然者臨危大節非倉猝辦得盖創攘之際諸臣死難之事或顯或晦而尹興信則　景廟朝始蒙旌贈之典　英廟壬辰有本祠追享之命趙

英圭則　顯宗朝始因先正臣宋浚吉陳稟命旌門閭　肅
宗朝又命贈官後又因　朝命追享本祠蓋此尹興信趙英
圭之抗義殉忠初無優劣於宋鄭二臣而尹興信之提殘卒
距强寇既不下於鄭撥趙英圭之忠孝廉謹又無愧於宋象
賢若使四臣立殣之事並顯於當日則其報施於尹趙二臣
者豈有不同於宋鄭二忠之理也哉且二臣俱本階堂上而
其褒贈不過只加一資殊非優異之典特令銓曹加贈正卿
且錄用子孫亦令太常賜以美謚其在崇節義以扶綱樹風
聲以聳瞻聆之道恐合事宜令廟堂稟處
一壬辰倡義諸人褒尙之典未及於當時者　列聖朝以來

搜訪闡揚靡不用極而倘或有未蒙他人已施之典者盖或因顯晦有殊子孫零殘之致也及臣按事之際各人子孫之訴冤列邑儒士之抱狀者多有之而久遠之事卒無以摭實則固不敢遽爾登聞而其中一人明有可據東萊金好義翰林秀文之玄孫也以膂力弓馬之才選補訓鍊僉正倭寇猝至其父豈先入府城講論兵事及釜山陷好義與其妻宋氏訣曰丈夫生此王國王國有難當死於金革况家親在陣中乎時有一子年二歲復曰吾以身報國君以兒報吾庶幾兩無憾焉遂奮身入城在府使之左右杖劒以勵士卒射殺賊數十級翌朝賊踰城突入好義捍衛府使以身當鋒矢盡繼

以瓦石與府使宋象賢同死於靖遠樓甲辰府使洪遵以聞
錄宣武勳三等以東萊府志所載者參以其家文蹟而　之純
廟甲午道臣以十分考證　毫無疑措辭啓聞則眞的有據
更無可疑而尙未蒙褒揚之典宜其有齎鬱之情合有旌褒
之擧以爲酬忠勸後之地令該曹稟處　　一粤在　宣廟壬
辰倭寇登陸之初其前茅將沙也可見我民物衣冠以爲三
代禮儀盡在於此投書邊帥以其精銳三千即日歸化倒戈
前導屢立奇功　宣廟召見賜姓名金忠善以奬之忠善慕
華之心忠義之誠蓋出於天性而入本朝五十年之間國家
有急難則輒効忠立功其奇偉之蹟多見於野乘及諸家記

逃而臣亦詳其槩咯今見大邱地山谷中有所謂友鹿洞者忠善之墓在焉而子孫居之嶺南士民嘉其義而慕其功爲立數間祠竊覸漢唐以來至于皇朝而外夷之人投誠中國往往有勳勩之可紀者則酬之以崇顯之位奬之以華美之爵旣以興動於當時亦足激勸於來世攷諸史傳班班可數今此忠善之前後樹立如彼其奇偉而屢蒙酬賞只是資級階至正憲非不崇顯而仍無名之可稱者此實由於愼惜名器之重而抑亦同歸於降俘之賤終不免異類形跡之故耳第念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春秋之法也王者無外之政有功必賞之典恐不宜計較區別於其間況忠善之歸身本

朝初非力絀而被俘也又非塗窮而投降也直以慕華之心自發遷喬之志當狂賊射天之日獨無一矢之加於我人誓衆來附已是奇事而合謀義旅密贊兵機大破萊蔚兩路之寇追擊梁山機張之間一月之內奏捷七八癸巳之獻馘三百丁酉之甑城大捷皆是不世之奇功而首尾八年之中凡所以力勦窮寇智料敵情以佐成 王師之膚功其勳孔多火砲鳥銃之傳法教習中外軍制至今賴之奮身斬賊以贖金應瑞之死自請防戍以備西北邊之虞慷慨有古名將之風甲子逆适之變始也拒斬其說客終又勦除其驍將南漢和議之成擲釼痛哭而南歸蓋其忠義之正大勳伐之優異

若在於本國之人則其蒙　聖朝褒美嘉奬之典亦已久矣必不寂寥泯沒以至于今而今其遺裔孱孫尙以覊旅自處不得齒列於鄕里往往見侵於軍保在今日則閭里凡庸之類稍有財穀捐納之事尙得樞府之銜榮贈華誥照耀隣里忠善固是外國人也其視此輩何如也在昔日則緇徒之有勞於征倭者亦嘗施以酬忠表忠之祠額忠善固是外國人也其視緇徒何如也其在酬忠紀功之政合有褒嘉之典特令廟堂商確稟處

一安東魯林院故良人金德淳幼有至性其父盲廢不能出戶者十二而德淳自四五歲晝夜不離側左右扶持便溺之

器必手自奉持年甫八歲其父疾谻絕粒惟飲酒嘗冒雨沽
酒而歸値溪漲抱壺而泣會有田間大筧漂下橫溪如権遂
得攀緣以渡見者以爲神助年十四五爲人傭雇以其飯歸
供其父而自啜菜粥以新衣歸衣其父而自着弊衣乘暇採
薪以溫其父之室及父死而無殯葬之具隣里感其誠孝賻
以布木葬於近地而身爲人傭晝日無暇夜輒往墓號哭雨
雪不廢以終三年柴毁幾至滅性後雖稍致產業而痛未逮
養其父食之涉於華美者未嘗近己其母患浮腫多年救療
竭其誠力每買肉於城市借手於善調味者歸以供之及母
死德淳年已六十而其哀毁一如前喪鄉黨欲爲之呈官請

褒德淳泣而止之及其死而公議齊發屢有儒狀於營邑
蔚山故士人金宗驥故孝子克一後裔也早孤而事母孝凡
出告反面晨昏溫凊之節皆不學而能母得暴疾數歲症類
癲癇發必暈倒口噤宗驥求醫問藥竭力救療每値疾劇亟
走醫家而患街路紆曲則或越人墻垣以行夜輒稽首祝天
乞以身代又築壇於鵄述嶺上神祠之傍而夜夜敲冰澡浴
獨往泣禱醫言花蛇可療是病竟得而試之母遂瘳後又患
吐痰殊劇百方不效適有袖山蔘而至者宗驥欲傾家買之
袖蔘者感其孝但售本直試用之應手而驗甞語其弟曰人
子事親一日不謹則爲終身恨其可耶兄弟相與竭力致養

其母康寧年至八十六而終宗驥已老而哀毀踰禮鄉里感歎欲齊告于官宗驥力沮之其姊爲姜昱妻夫死而殉已蒙旋褒同氣之俱有孝烈極爲嘉尙多士以其實蹟屢呈營邑而前縣監李鍾祥爲之立傳　慶山故戶長安德器孝於親父嘗病疽血濃惡汁晝宵吮之嘗糞甛苦及其殞絕剖裂左脂以血垂喉幸延一月之命父死葬于縣東十里晝則服役縣中不敢離次雖寒雪風雨每鷄初鳴奔哭墓階而趍叅朝仕以終三年又母病委頓三年不解衣帶祝天嘗糞剖裂右指而垂血又延五朔之命恭於其兄衣而衣食而食無不與同亦不敢私其財而有其身每事必告而後行微賤之人有

此篤行實爲可嘉　安東故僉樞權昌植自幼能知事親一鄉稱以孝童及長母嬰奇疾沈綿三年未嘗離側齋沐祈天請以身代臨危欲引刀斷指因父命而止愼終之節必求合禮後丁父憂年踰六十猶切孺子之慕哭拜於墓不以風雨寒暑而闕事繼母如生母雖以大耋之年尙行小子之職友于異母兩弟養育訓誨皆得成就析產之日沃土完器推以與之尤潛心於性理之書微辭奧旨講究探賾必欲踐履至老靡懈精於禮學鄉中士大夫相與質疑如有以進退爲問必引古聖賢出處蓋其學識見孚於一鄉曾有請褒之道啓大邱守南面四方山里良家李氏女子年十二歲父母有

襁褓一男子托女子看護而耘於野外及暮而歸屋廬失火盡燒撥灰視之女子以衣被之屬掩裹嬰兒而死嬰兒得無恙里人憐之爲刻片石於其塚曰義姊臣於歷路實所目擊而爲之彷徨者久之竊念孝義卓異之行固皆出於天性之篤厚而其在士族之家成人之事則亦多有得於見聞師法者矣至若庶氓編戶之中童穉髫髦之歲而乃能有此者其事奇特比他尤別倉猝烈焰之中不念體膚之焦而一片苦心只在於保活此弟試思其情令人感歎而潸涕旣不能姊弟俱全則拚命而全此男子有若明於義理而審其輕重者雖未必其智之出此一段彝性之篤於天倫夫豈有間於童

穉成人之別乎終不負父母之留托以存此一塊血嗣謂之孝女亦非過矣則旌褒之典恐合於 聖朝敦倫之政 密陽故士人孫仁秀妻金氏故大司諫就文後也能解文字涉經史爲婦三歲以孝順見稱仁秀遘癘病欲焚香祝天乞以身代竟至不救殯殮之具饋奠之需手自整備求合於禮未幾而又遭祖舅喪其舅姑凜然若不保金氏左右寬譬勸進饘粥賴以得全乃於其夫葬日呑藥而先拜辭祖舅靈几就舅姑泣訣曰豈不念上有舅姑下有遺孤亦可以無死第養親則小郞在保孤則乳媼在下從之義自矢久矣至臨絕之際婉孌之音不異於平昔閱其篋笥精製舅姑衣裳各數件

封識以貯多士以其實蹟具狀齊籲而臣於採訪之際詳聞
其實行　大邱故士人李翼祥妻崔氏其姑有奇疾竭誠救
護疾欲瀝乳取汁而灌口裂指取血而下咽得有時日之甦
以孝婦稱於鄉其夫疾篤時當冬月每夜浴冰祝天請以身
代如是者半年而有子年十三乃勸其夫亟使兒取婦而其
夫竟不起衣衾之具手自整頓務遵禮制成服之夕取雞膏
勸進舅姑而寬譬曰二叔在焉且有孤兒願勿過情疚慽又
謂其子曰汝父在時汝幸娶婦且新婦賢淑足慰我心遂與
新婦入私藏凡米鹽器用之屬一一指示仍申申勉誡翌曉
崔氏呼其子曰天欲曙促具奠需其子驚起不見其母遑遽

搜覔崔氏着嫁時衣裳縊殞於靈几之前盖其一死已决於醮子之計從容取義乃如是矣 大丘守北面故閑良鄭日東妻具氏孝養舅姑婉容柔色終始靡懈常如新婦初來之日凡左右就養之節未甞有勞苦之色隣里咸稱其孝順其夫甞遘疾四朔沈淹回甦無望具氏每夜澡潔拜禱北辰願以身代及至危谻以刀斷指流血注口乃得蘇醒更延三歲及夫歿哀毁幾至滅性而爲保養遺孤得以不死啜粥三年未甞啓齒終身食蔬寢苫以歿其身具氏之沒已至數十年而士林之齊聲揚扢尙此不已其地微而行高尤所嘉尙

安東故士人權迪孚妻李氏早喪其夫三從俱絶歸家而托

身於偏母隣有林國良本關西流寓者也一日國良之弟婦設餅食强邀李氏而國良突入房中李氏疾聲大呼卒免汙衊再訴于官國良及妖女并就囚李氏廢食屢日一夕躬自炊飯慰其老母是夜家人釋慮就睡李氏遂赴深淵以死所謂國良已施法典而哀彼李氏之辦得一死可謂見義分明則其節烈之行不可泯沒而旌善之典亦係懲惡之道 安東鄉吏權紋一妻金氏其夫早嬰奇疾盡賣嫁時衣服竭力救護祈天泣訴乞以身代者八年而竟不救號擗窒塞而殞襲之具猶自裁縫及至卒哭潛欲自裁爲人所覺而止嘗謂其夫弟曰夫子葬處可以合窆否要與往觀歸語小姑曰人

生會有死耳我死當合窆幸以此意告于夫兄一日父家有事姊妹皆會金氏言笑自若俄從樓中來呼其母曰我今死矣以一手執母手一手承母乳曰子母將訣且爲嬰兒狀至今苟延亦恨晩耳已飮燒酒二鉢如又不死白刃在耳願勿用醒酒之方因蒙被而臥殞於俄忽之頃其被服皆新澣整束不待更有歛襲其烈節一境傳頌無不嘖嘖　貞寶貢生林曰貴妻申氏乃寧海吏之子也自能解語已誦說三綱五倫名目稍長孝順於父母父嘗有病竭其誠孝鄕隣稱美既適人而爲其父母之無子多歸在父家時聞其夫病報而歸病已不救投身墮階幾至隕絕既葬往父家遂絕粒食手割

壁上所題其手蹟納于懷臨死之日執其母臂以其手自屈五指曰此五倫屈三指曰此三綱三之中三從爲大以示殉夫之爲義以不得終養父母深自引罪而殞其地卑微其行卓異尤所嘉歎　眞寶故士人權養中妻李氏年十九而歸未及數旬夫病劇斷指注血竟不得救水漿不入口及至葬期欲自裁其舅曰吾所依賴爲命者汝也汝將死則吾當先汝而死婦曰敢不從命以修子職自是誠孝彌篤日夜勞苦代其姑井臼炊爨舅出外暮歸則出門以候舅姑不食則婦亦不食隣有妖巫名桂娥者以言語飲食致慇懃於李氏或謂福相甚好或謂夢有吉兆盖隱語以試之欲移奪其志也

李氏大罵之桂娥加之以誣衊之辭欲脅制之李氏曰至今不死爲終養舅姑而以婦之故妖女之誣衊至及於舅何忍生爲仍不食赴深淵以死時當暑月死之三十餘日屍不敗縣官白其事桂娥繫獄而斃其節烈之行已極嗟歎而誠孝純篤根於天性孝烈二行俱爲卓異以上孝子四人孝女一人烈婦七人合施褒嘉之典下該曹稟處 一讀書抱才之士武勇絕倫之人另加搜訪事係是事目中第一條件竊伏念我 聖朝治法政謨惓惓以收用人才爲最急先務所以發遣御史之日先以搜訪一事加諸事目之首臣不勝欽仰思欲以對揚萬一而第臣見聞固陋知識淺短既不足以鑑

別人物况又薄俗不醇毁譽無常且不可以傳聞爲據則草野隱淪非無其人明時遺逸或多其歎搜訪之道最難得其實行實事之十分無疑者則固不敢妄有論薦而亦不敢全然廢閣謹以耳目所逮者一二人附陳　安東幼學柳衡鎭精究典籍博通今古專門爲詩書經禮之學旁及於兵農律曆之流持守則淸苦而刻厲功夫則謹嚴而纖密固窮守道至老靡懈覰其自修之實合乎需世之用　大邱幼學崔孝述早廢擧業專治經學無新奇特異之論有踐履篤實之行况以事親之最孝久爲多士之推服其曾祖故翊贊與遠居鄕條約極有經綸孝述嗣守先業遵行舊規鄕民賴之安土

樂業嘗以學篤承家才兼濟物登聞於道臣別薦而尙未収用物情齎鬱 大邱前僉使孫海振最工策論自是塲屋秀才傍通韜略遂作弓馬出身經綸之浩汗筭數之精密夙有藴抱嘗莫展施薄試邑鎭老歸田里意氣不衰每切慷慨之志膂力未愆尙有矍鑠之容不但武勇之超邁且有智慮之忠實未得試用誠爲可惜